

攸縣志

自在村人藏

序

翠寒詩集序

元 馮子振

天誦西北曰無曠古未有以無爲之名者吳人宋子虛乃以無爲之名斯名也殆自子虛始無名者烏有先生之始乎盧同馬異並稱一時相與莫逆於是不能無同自同異自異之對待吾欲取名之曰有者爲子虛之對待則三千載不聞有是無以則春秋之冉有乎或曰冉有對宋無以時地計之惜乎遠矣今姑勿論吾讀子虛所爲詩則求之吳中殆無屈第二指然則五葦三洲之地望不但無能名子虛者並與子虛之詩無之此邦不可無斯人可無其詩

乎其烏夜啼公無渡河戰城南公莫舞至妾薄命古硯歌  
諸篇皆古錦神林鬼塚外帶三分鳳麟洲上飛仙羽翮格  
力其五言律風調悽惋不勝江哀浦思之情惘如承恩金  
馬詔失意玉環詞落月今誰吊長庚夜自明雖使太白復  
生亦應爲之擊節七言如楊柳昏黃晚西月梨花明白夜  
東風秋千庭院人初下春半園林酒正中五言如乙鳥歸  
來社辛夷開過春身黃松上鼠頭白竹間禽七言如桃葉  
歌殘秣陵酒梨花夢斷景陽鐘五言如採藥逢毛女焚香  
對羽人客愁三月盡春夢五更初七言如縮地日攜龍作  
杖卧雲時約鳳吹笙五言如蜀魄花成血山魃樹隱身竹

枝歌峽夜柳子醉蠻春空悲祖龍死但覺鮑魚腥織女支  
機穩山人作枕便異或稱羊化疑驚訝虎眠不須填碧海  
直欲補青天勒銘留水寺應供宿江城夏滅游方興秋添  
住岳情標致極似盛唐諸人而對偶之工興寄之永飄飄  
然自拔於王金陵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北  
風吹樹勁西日照窻涼之頂顛其絕句雅淡清潔一字不  
可易豈但吳中無子虛之詩乎子虛有韻人之姿而天壤  
間知子虛者無幾予知子虛最晚恨余老無能爲矣姑取  
其詩集而序之好事者寫而傳之有味乎其言而時諷誦  
之彼嘲韻風弄涼月之客主豈特可標而出之大門之外

雖卻數十百驛猶俗氣溷人也子虛嘗舉茂才於王西溪平生獨刻意於詩宦情雲薄以故不肯徑就籠絡敝敝焉追逐時好以取世資其胸中泊然無營殆眼中真無其匹者太湖三萬六千頃寧當無真識子虛者耶異時白醉吟生七月能識之無二字是孩提時已識宋子虛之名矣醉吟晚守姑蘇惜乎子虛不當是時如子虛當其時持其詩納之白傅則翠寒之集若不噓而登之白玉之堂他日亦應俎豆洛社諸人之右寧當碌碌落落吳門乎雖然今世未嘗無樂天當別有識子虛者其未能如醉吟翁方孩提識之無者勿以語之翠寒其詩集之雅號云

### 攸水之釋叙

明張治 茶陵

攸水叙離也仰齋胡子爲給事中以直言謫攸簿既暮帝念其良以令浙之海寧瀕行攸之士在門下者凡五十有六人咸祖於道相歌以送之洪子昭歌風雨曰公之立於朝也其不改度矣乎曾子欽魯歌鳴鳩曰公之儀也其惟不忒矣乎國人是正焉龍子天與歌曰我曰公之來也人樂育之矣夫我則休譚子世寶歌九戩曰公其可去邪公去矣吾誰與依蔡子歌卷耳之二章曰離思其至矣譚子虜歌隰桑之篇曰惟予小子罔聞知惟公之義是保劉子欽輔洪子關爲治誦之治曰可以觀德矣風雨嘉其直也



鳴鳩樂其儀也菁莪安其教也九戩昭其化也卷耳愛也  
隰桑懷也六者非德之至而能然乎乃爲之作攸水之釋

贈攸水劉梧岡廣文序

張治

教治之繇也古者之教本乎其身法而布諸其履也議而  
闡諸其神也修六藝之文以道之明仁義之實以綱之是  
以其化元也化元故其材忠材忠故其政慤政慤故其民  
樸民樸故其俗渾噩而天下治後世之教嗟乎遠矣於已  
恕於物詳於已約於物備而又肇之以文辭開之以爵祿  
是以其化黷也化黷故其材靡材靡故其政楛政楛故其  
民侈民侈故其俗淫豫而天下亂故曰教治之繇也弗可

以弗慎也但今之所謂師者位不及卽官祿不上三顧位  
卑則人易受祿貧則謀道之心薄非大齊信於道矣能以  
自樹乎哉此教之所以不古也梧岡器遠而履莊學碩而  
術不邪者也以遠載事則知齊物矣以莊爲行則知立道  
矣以正爲訓則知利用矣知齊物故處崇下不贅虧也知  
立道故無色知而有能也知利用故動中而人化也三者  
善之聚教之先也古者聖賢不亂窮達之所以齊也身以  
爲度知所以立也彙括之側無枉材知所以利也是以人  
才衆多仁義興行王道成矣周子曰師道立而善人多善  
人多而朝廷正朝廷正而天下治始梧岡之爲是官也人

皆惜其位弗比於德予方有感乎教之千古而喜及見梧岡之克有成也梧岡名偉字希哲爲梧岡請予文者司城陳子天器上舍賀子汝勛

贈御史洪君漕溪巡按福建序

大學士彭華安成

洪君名性字萬善長沙攸縣人以易經取湖廣鄉薦入太學積有年登天順甲申進士拜監察御史尋理雲南貴州軍政今代還考績書最上賜之勅褒嘉勉勵之又推恩贈其父如其官贈其母封其妻皆孺人未幾又有巡按福建之命其僚友丁君大容徵予言贈之夫三載考績古聖王任官之良法也然未聞有賜敕推恩之典焉四牡之詩人

君念代臣賢勞於外不得顧其私親而歌以燕饗之所謂來諭者設言其情而勞之耳初非真有恩及其親也後世猶傳頌之以爲先王之盛意今我國家著令凡廷臣三載稱職輒封贈其親所體臣子之情者何其至哉蓋此非徒以報功也將使賢者益感激思盡其職業以無忝君親亦有激勸之道寓焉洪君自名進士爲材御史方將持憲節駕四牡而感此厚恩其夙夜兢惕勉圖報稱者當何如哉易於大有之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夫人君代天理物莫先於二者顧惟天下之大人君耳目有所不及則寄於風紀之官御史風紀者也代朝廷遏惡而揚善不

後集志 卷四  
先正乎己惡乎其能御史之職所以尤重且難也洪君爽  
闇明敏公勤詳慎其律已可謂嚴矣念王事之靡盬爰諏  
詢之益周以之而激揚勸懲也必有其方一道澄清歸報  
天子由是或立陛左右或出臨方岳風聲義氣有以折奸  
回而植善類斯其所以報稱者不亦偉與然則聖天子所  
以揚君之善以勵百司者又將不止於賜勅推恩之常典  
而已君其勉旃以迓承之

總戎機序

易舒誥

正德丙子郴桂獠人犯境巡撫都御史秦公方議請討適  
有事桂州用輿人之言止踰年丁丑春正月獠復擁衆四

劫破源安仁攸縣勢甚熾湖湘騷然時公在都聞急遂  
趨衡督兵捕之賊聞公至乃解去公因留衡月餘議請必  
討諸屬吏進曰獠據險難破反啟釁不如撫而順之公怒  
曰獠惡至此置不問無國法矣有復言勿討者叱之議定  
乃疏於上請合江西廣東兵夾攻之上乃命公同大監杜  
甫董師命總兵楊英統之命巡按御史王度紀功至期楊  
道卒公曰今兵糧俱集若復待請將則師老賊遁非策也  
遂握兵以往十月次長沙進次郴州以叅將史春代楊統  
師以右布政使方璘督餉以副使惲巍陳鼎贊畫以副使  
陳璧爲前監軍以僉事顧英爲後監軍以叅政黃質爲左

監軍以叅事王洵爲右監軍以知府何詔計宗道推官王瑞之朱節協贊而公居中制之部署既定乃颺聲曰爾將士來聽予言猺惡貫盈朝廷憫茲下民爰舉大衆爾其聽上德意宣力戎行臨陣有進無退無妄殺坐作進退其如律曰璧其由桂東進於東水軍凡漳溪延壽以東汝其擊之曰英其自臨武進於邕籬軍凡牛頭天堂以南以東汝其擊之曰質其自桂陽進於魚黃熱水軍凡朱廣以東以北汝其擊之曰濟其由郴州進於紫溪軍凡九峯黃洛以東汝其擊之曰巍春其居於兩路口相機而動諸將士聽指授各就軍旣至則發地形險夷賊虜情狀或騎或步或

計或勇或用兵多與少舉如所示不少差右軍與賊數十戰破三十餘崗斬俘甚衆獲其大首四左軍破三十餘寨斬俘甚衆獲其大首二斫破牛草曩柵後軍破三十餘崗斬俘甚衆獲其大首二前軍破寨斬俘功如後軍十二月報至公曰有冀福全者渠魁也今未獲可論功乎令於軍中曰此虜不獲爾輩無還期越五日繫冀福全頸致之幕下公曰未也此一時利耳乃除其地爲郡邑衛所移兵以實之使餘孽勿復潛於其間乃命有司曰民財已困凱旋無設饗於是璘魏鼎等約曰吾與若等得効微勞皆出我公神謀不可不有以昭示遠邇乃繪圖魏公在師命將選



士出命之像而書朝廷命征獎功勅詞其上屬舒誥序之  
夫諸寮佐皆一時豪傑公羅而用之如弟子之從師保而  
又爲之圖以張其事非有以服其心而能若是哉兵固難  
言也近世儒者多短於兵豈儒固不通於將略耶公通經  
史善文詞弱冠名動江左李西涯一見稱爲江南才子楊  
遂菴稱爲當代名臣人遂以公爲文士坐鎮雅俗不知其  
精於兵事雖將門弗逮昔爲河南叅政提孤軍擊勁賊楊  
虎以全封邱封邱人爲立生祠今又平貴州夷平郴桂徭  
兩省人咸賴之夫無所不通之謂儒公其所謂儒者非耶  
三代時代淮夷召穆公將之征玁狁尹吉甫將之征荆蠻

方叔將之此非儒者耶後又有張良鄧禹馮異魯蕭杜預  
婁師德輩皆號爲儒將然鄧馮以下或隳於孫吳權詐而  
六韜之義微矣今公師出以正其名穆吉甫方叔之徒歟  
公行且釋兵草論道調元於廟堂敷德其宏遠矣公名金  
字國聲別號鳳山常州無錫人

新丈均賦序

明徐希明邑令

治道病紛更尤病因循祖宗無限田之制任民賣從民便  
也稅出於田奚有有田而無糧與無田而有糧者奈弊生  
於法久而民僞於風漓始緣貧民減糧而賣田繼之積書  
納賄而飛洒民始有無田之糧矣弊孔一開月滋歲積一



都多者至二百餘石少者亦不下二三十石貧而懦者賠  
賊不及而逃貧而狡者乘機規利而訟當年糧遞在下則  
歲假清查糧數之名而剋剥愚民在上則歲假虛糧難賊  
之名而半爲逋負余初以紛更爲病思逐都據冊清查之  
奈糧虛於契之內者可查而虛於契之外者不可查虛於  
籍之存者可查而虛於籍之亡者不可查都民洪邦里等  
連名具告懇爲丈量遂爲具文申呈率衆矢於城隍之前  
而舉事每都選公正十人監丈二人總理隨地報知識人  
等編號丈用繩罩以防民僞家給田票以爲世券嚴需索  
之禁重欺隱之罰五鄉一律同日協舉各役奉命惟謹雖

一茶不敢擅取于民雖雨雪浹旬無所避始於萬歷三年  
冬十一月畢於四年之夏五月或云丈量便於貧難之戶  
不便於富家吾謂貧富咸便自吾至攸告丟糧之詞者凡  
幾告於司府而批縣查究者亦凡幾使據所告履畝而清  
之追逋負究其欺隱吾恐富民食不下咽而得不償失也  
今怙怙然耕食鑿飲相安於無事非便而何況減糧賣田  
之家其祖宗昔亦饒富特其不能積德自貽子孫故至此  
已收租以肥家而使人納糧日破產非理也天道好還他  
日己之子孫寧保不減糧而他售乎思及此而可以惕然  
省矣夫人之好爲欺隱田糧者固將利於其身以利子孫

耳孰知巧於飛詭以規利矣如都書今自一邑以推之於一郡一省寧有都書子孫成億萬之業享榮華之福者哉驗之於此而尤可以惕然省矣昔孫叔敖氏爲子請地於楚擇取極惡以爲人所不爭而可久子孫苟賢固不藉此無糧之田爲衆所共欲首捐而他售矣隱謀詭計日夜營營爲子孫作盜賊子孫竟以之首售於人以供一朝之樂則又何苦而爲之慮及於此而益可以惕然省矣丈畢將逐都田地細數梓之家給一冊以垂不朽知我者謂之不因循可也罪我者謂之紛更亦可也

### 平賦役序

徐希明

條鞭非法之舊也非法之舊而近皆倣而行之恃此以防民僞也本縣每年審編均徭每都十甲之中以二甲輪編制亦舊矣但其間輪年之丁糧不同而銀力之差役則一况豪猾比積書歲假釐除名色遷就規避審編之際立法稍踈吏胥乘機爲奸貧富輕重多不得平是徭以均名而實未嘗均茶陵倣江右一條鞭法凡本州一應錢糧均徭公費等項歲當輸於官者均派於概州丁糧差重者派銀亦重差輕者派銀亦輕重均派於衆未嘗獨利獨累於一人雖善於規避者亦所容其計巧於營爲者無所施其術刊爲政規永爲遵守茶民稱便攸民見茶民得政規而

便鳴諸上臺求俸行焉余初至攸撫臺議適下遂集士民會於公所商之出茶陵政規與夫湖省原頒會冊提綱驛傳等冊逐一查議凡額辦派辦京邊等儲一定不易者不容有所增減其外若公費關於風教解運關於民瘼事體與茶陵相似會冊偶少者則依政規議增若係本縣官府所費則雖政規有議悉依會冊不敢加何者免令人議謂官欲自便而行條鞭也大抵此法至公至平但便於下民而不便於貪墨之官府便於貧乏而不便於作奸之富家便於里遞而不便於造弊之吏胥云

月橋詩序

李東陽

攸邑之東北四十里有山焉奇聳峻拔每月出則先見其巔登高而眺一白萬頃景象澄徹得月之高故名曰明月山山之麓有橋橫亘谿澗其長可數丈憑空而步左右顧盼水光滉漾與月上下四無津涯得月之廣登茲山者必於橋故亦名明月橋載在郡志易君孟景世居之後徙居縣南之流塘懷念故業時往來嘯傲其間因號爲月橋居士其子舒誥舉進士爲翰林檢討獲封君如其官於是學士大夫同在史局者詢其家世居處知君性行好尚之賢相與賦月橋之詩以美之舒誥乃彙而成軸請予序予惟天下之名山巨浸奇蹤勝蹟或以人顯或以物著大抵出

於通衢大郡者易而發於遐陬僻壤者難如岱嶽之峯以日觀名金山之亭以留雲名衡山之峯以回鴈名以至蜀江之濯錦匡廬之瀑布皆以物著他如王右軍之蘭亭杜子美之浣花裴晉公之午橋李贊皇之平泉蘇子瞻喜雨之亭趙子昂松雪之齋皆以人顯而其弗顯者固不可以悉計也人生惟其居處之樂如所謂生於斯長於斯聚族屬於斯者其常也若處而仕仕而歸有某水某邱童子時所釣遊之處出於外境亦有見似人而喜者其所處不同其爲情一也易君居家孝友在鄉黨稱信義通經史喜吟咏藏修登眺之餘撫事觸物固有發乎情而感乎人者而其子又足以揚之然則茲山之與茲橋也亦豈必通都大邑飽經而素識者而後爲顯哉且古之人蓋有以月之恒山之壽爲頌禱之辭者君壽七十有四某日爲初度之辰當秋氣寥泬天宇清肅之時歌是詩以爲壽觴之侑君之情其長樂乎茲地與茲景也若濟川之功平政之惠則舒誥之文雅薦學又以志操持亦將有取於茲橋之用也乎其母孺人劉氏與君生同年誕同月且同被錫命故諸詩並及之予同郡人也當歸茶陵渡漑江時未與君識不及覩所謂月橋者念舒誥之請故爲之序

嶽麓書院志序

明督學 陳鳳梧 泰和

踰洞庭而南山益峻水益駁獻秀爭奇地與景迥山雄拔  
爲衡嶽水清徹爲湘江若嶽麓則仰給衡山之支俯矚湘  
流之滙實湖南一大形勝也山川清淑於是乎萃而書院  
建焉始創者宋潭守朱洞繼之者建安劉珙而晦菴南軒  
二先生相與講道於茲嶽麓之名遂以聞於天下晦菴尋  
安撫湖南更建爽塏以待四方學者規模宏濶條教詳明  
一時湖南道化之盛至比鄒魯所謂學徒千餘人食田五  
十頃載諸碑刻不可誣也世變滋久奄爲坵墟我朝宏治  
間通判陳鋼廼重建之而同知楊茂元協力表章始復其  
舊久之叅議吳世忠按部長沙衛議改建於舊址之左時

鳳梧適奉命督學其地力贊成之乃命攸生陳論領書院  
事及行各學選取諸生有志於學者若干人習靜其中仰  
止前修講明正道庶幾一綫之不墜也而都指揮楊溥實  
專董其役越二載鳳梧以叅政分守再至則殿堂門觀煥  
然一新兩廡齋舍有未備者乃發贖金付有司葺之期於  
大成切惟地以人勝人以道存海宇名山異境爲藏修游  
息之所者不可勝紀而或泯然無聞所遇非其人也嶽麓  
之有書院距今三百餘年屢廢復興益著不朽豈非朱張  
二先生道德大儒通化之地自有以興起人心於百世之  
下而不容已者乎况建置沿革山川形勝官寓名氏與夫



宮廬田畝之數古今題撰之文皆關係於書院之大者不  
有以志之則渙而無統後來者無所考安知不由此而廢  
也顧惟論學識端敏乃以意授之俾集次焉而鳳梧遽以  
丙艱歸矣今年秋論徒步千里謁予西郭草亭間出志觀  
之考據周洽益愜鄙意其尤有未瑩者復相與較訂俾適  
厥中而城南湘西二精舍亦附載焉論將持歸長沙付知  
府陸相指揮韓欽捐授鉞梓置書院中於戲繼自今職守  
於斯者以時修葺毋視爲流贅之區游息於斯者潛心實  
學毋假爲虛名之飾則志不爲徒設而二先生之遺化雖  
不敝可也梧不敏輒因序而致期勉之私云時正德甲戌

秋七月既望

惜陰亭序

洪雲蒸

惜陰之義本於神禹衍於陶公以之名書院則潭固有之  
以之名亭則自樅楊民去思始也世宗朝邑范侯傲而建  
於後樂堂之側蓋景行陶公也侯與予從祖謙明公爲德  
義文章之交治攸五載謙明未嘗干以私侯重之及遷守  
茶陵乃舉亭匾以贈且曰惜陰適乎仕學茲以屬子將以  
古人事業望之矣先是有黃邑侯建芝亭於城東後學博  
匾曰芝亭遺愛嘉靖丁未謙明建亭於其旁以惜陰匾額  
之明其爲范侯遺愛也今六十餘年其子容之與予同遊

安城劉徵君之門一日命予序之序曰惜陰者帝王聖賢之所同以禹神聖至誠無息何假於陰而惜之卽惜之又何分寸可言後人以其勞心焦思掛冠不顧履遺不躡以爲惜寸陰耳陶公所言亦勉人語豈真有分寸之判哉其要在明道耳道不明旣不知大禹之所以聖並不知陶公之所以忠雖有其惜之終無當也謙明嘉靖癸卯學於安城鄒東廓先生先生亟稱之而却單可華金一節尤人所難能惜乎建亭之後八年賫志以歿未竟運甓之業後十年而龍喜重建惜陰書院於陶公祠之前郡守倅蔣翟二公爲學舍五十間集諸生誦學課文使謙明而壽必聘爲

序惜乎其未之見也今其子若孫才而向學其志未竟亦復何難予又以范侯之望於謙明者望其子矣

陳桃文文藁叙

國朝湖廣學政蔣一宜興

楚東西緯地二千餘里洞庭南分也浮碧混天日月之光浸涵若鎔金在治時碎作鱗鱗白遇風則雪山傾倒撲擊千里近視岸搖搖反如客土不知更有大地自橘洲至岳陽凡三日乃亂泝湘而上則有衡山古五嶽之仲周巡八百里祝融上觀滄海日生自茲抵桂林象郡界巖壑愈奇先賢各蹟多有夫以山川之氣若此宜其文章衣冠輻輳箭起乃科第僅當湖北四分之一派其故省闡在北湖南

極境來者計資斧三十金稍近者二十金非貧士能辦一  
不舉則心力皆空遠歸生懊貧士積數年力乃克一赴舉  
矧乃太湖叵測以死博榮以故楚闈科舉九千有奇而湖  
南至者僅千四百不足地遠勢險非才獨少也余督學時  
首閱湖北求所爲雄濶聳麗者無有越湖南屬亂後陸續  
試最末得陳子卷竒傑之氣若鷹翮摩空古茂之色則雞  
羹在望觀其獨開胷襟尙不居古人某家壇下其自命遺  
世可知矣急置幕下以彰風趨西之役陳子失利慚愧負  
余棹舟不辭去余雖欲贈其貧無由也及余守潼關日夕  
望陳子收西榆功子之役桂花乾落風聲無聞余悼悵數  
日非爲陳子恤貧也又非余欲負知人之明也夫以湖南  
士赴舉之艱且少陳子舉廢幾有跨步而前者不舉則湖  
南之氣藉矣陳子之文天下之文也故不舉則天下以陳  
子之文爲不祥而苟且徇俗以爲故徑則聖賢之道無由  
明而國士之華日以落自非但一人之憂也命梓其文以  
壽世而余序之余惟攸邑志有司空山三十六峯翹秀遠  
空梁尙書張岳冲昇之所前後九人皆仙聞有僧望氣曰  
此山當數出巍科何迄無顯者將結蘭若於此及入山知  
爲司空觀嗟無恠神奪之矣因咲自漢蘇仙以來成真者  
僅九前後相去中間靈氣焉往無亦攸人士不傑虛委生

氣散爲祥風靈可以實五穀化爲甘露白雲以蔭靈芝耶  
陳子出而此氣不在仙矣故其自擊節歌曰身作神仙樂  
未歸瓊林金殿鬥奇才春風寄語司空道五色荷花賀我  
來陳子固與仙同分造化之英者也序以誌喜若夫陳子  
之文知者自知不知者自不知何用序序其相知之由重  
爲斯文期

陳桃文島孫集序

湖南學政李汪度 仁和

島孫集者楚攸陳子桃文所作也予旣序其未刻時文稿  
陳生杰復錄其詩古文十二卷詣予曰桃文居攸之堆湖  
湖有小阜草樹深碧桃文樂之疑小有瀛洲意呼爲島孫

因以自號並名其集云予讀其詞賦大抵少陵所謂熟精  
文選理者也序論禱著又昌黎所謂朔中彪外根深葉茂  
者也生平不工五七律而愛樂府故卑少陵不欲爲歐蘇  
四家之文而喜漢魏六朝故詆昌黎昔人稱韓文杜詩無  
一字無來歷今世枵中薄植擗管拈韻文輒推韓詩輒稱  
杜陋矣若桃文者豈可得歟蓋其天姿英銳氣骨超逸於  
書無所不讀故下筆屬詞嶽峯離奇汪洋恣肆不屑規規  
前人無不自成機杼至其高談雄辯詎諧滑稽抉摘經傳  
傲睨一切駸駸乎升龍門之堂入漆園之室躡步華嵩縱  
觀溟渤唐宋以下視若暗澗行潦誠無與乎瀛洲三島之

遊哉夫水有稗澆幼海山有太室少室一覽衆山小羅拜  
若兒孫皆置身千仞峯頭云然也若海上三山隨風去來  
則有可望不可卽者讀桃文諸作譬如層城崑閬非飈車  
羽輪不可得至疇復問其祖山所自出而島孫之自名毋  
乃樂其誕而自小歟抑逍遙世外胷吞雲夢者八九遂忘  
其爲天地之大歟或曰泰山一簣海水一漚蓋所見者大  
也桃文之以島孫名其集亦若是而已矣若是則書城令  
之自惜羽毛惟懼後之竊其片言隻字何大輕量天下士  
不畏來者用是爲譏議耶雖然桃文之文固自有可傳者  
詆昌黎而卑少陵則予不謂然

歷朝古文選序

陳之騷

一代之文豈無參差觀其大略可知一人之文亦必有參  
差觀其得意可知尙書之文典雅深厚然聱牙棘舌周公  
亦爲之孔子觀周史記作春秋明王道約其旨深其辭於  
一字之間全性命於亂世也故春秋之授無明文左邱明  
隸經作傳亦非爲經存事彼將託列國以自見其所爲文  
然心鈍而思切節促而覈煩旣整束爲傳又以所聞之蕪  
不盡治者副表爲國語一割之巒時有之僊矣觀此靡靡  
之文知人無濶步何能起衰周之運哉左選訖無善本好  
雋者茹華輯鬪者刺事及觀太史公編年取纔一二則犁



然散矣作史者必有斷割田疇之才然後能以寸管了古今事左氏沒並無能爲左氏者懸絕七十年治亂存亡不知何似遂成戰國戰國稱策非竹書也謀士之言也文章非亂世不奇亂極奇氣中於人心故其文清雄疏蕩俶詭善變當時懣動傳聞非盡關手畫只應辨立設項列國御史注之不然下必有斐妮如檀弓者存之又不然秦雖尙刀兵刑法收六國圖籍亦或有良史校案非盡漢司馬公所修飾潤色而成也楚漢之際急於戰國先秦高祖以百折不挫大風雲飛開國之氣自強人意而又長者愛人君臣簡易故其言樸直寬大短篇蹶然而起卓然而止時出崛奧爲好新者所不及非獨古茂之風溢於言表當時賈誼蜚英於前不幸蚤死子長發憤於後揮宏人才有左氏之藻鍊無其滯色肆盡於戰國而尊重過之非不羈異才乎東漢末魏氏君臣炫異漸起六朝俳儷此常理非變也天地間有奇卽有偶人之口鼻奇也耳目手足偶也鈞形異位未有形殘解去者故文散調合調參乘不悖久奇者戀其偶運使然且六朝之俳儷又可輕乎哉天地間另有一種陸離之色清商之音穿鑿之手填嵌之工非沉酣古今浸潤穠郁焉能任探靈府生成妙合耶昌黎子惟不能也畏而逃之諱拙而矯語於所好爲古文者古文成遂爲

歐蘇四家之本其實去史漢遠矣昔華亭顧偉南遺我長句云古文阡陌亡昌黎比興廢夷首顏謝亦不蔽其罪而阿之也要之史漢之氣橫若決江河不患其不續使八家效此三數行竭矣八家之氣馴逸巡徙倚以赴情理之歸非好爲此也勢不得已也後之人苦彼切直忘茲柔繆亦覺彼有風雨迴翔虬鶴矯繞之樂而割髮及膚剪爪侵肌痛處終未有及且史漢之文亦何嘗不逸巡徙倚何大者千里一曲小者喉間細轉不易見耳今欲定文質之則調正變之聲自左國以下必有所特標之汰簡之黜其最有名人最有名文爲世奴奉而耳食者而後可定其狂簡之斐然若夫俳儷之文掩映垂虹方折如玉二矛翔於河上變劍會夫延津雲裏帝城春深銅雀唐惟宣公擅之宣公尙不如庾鮑徐趙之倩麗也然以澹宕圓秀之詞寫奏議軍國之事下筆千言典雅詳盡逸氣不蹶奉天兩回留駕表尤堪作賦幾會此者宋神宗以翰林官司馬君實辭曰臣尤苦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亦足見此事之難事不預備難以應敵

長沙文廟樂譜序

陳之騷

禮莫大於祀道莫尊於聖人祀暢以樂樂之用數繁制精八物導化機神相盪非彊情無味者之所能塞責也孔子

之道與生民永廟食百世禮則天下行之樂或有或無諳此者寡勢也明代長沙文廟樂稱盛緣王府也王府樂隸太常封藩之初賜以樂器樂官彼所奏於太學者皆是長沙樂舞生得所流傳潯陽琵琶有京都聲洵非誣也獻賦肆害吉王遜國樂工零落何所宮廟僅留檐上風箏時一鏘鏘而已 國朝初拾禮器舉舊祀取黃冠所降神者充奏事康熙二十三年掘地得學宮舊鐘十二枚石磬一豆七十簠簋之類一鐘無范鏤文字莫辨律名昔漢成帝時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蓋編磬也劉更生遂欲因此興辟雍庠序詔未作而寢何則古樂失傳久雖得其器莫有習者求如簫韶在齊桑林在宋何可得也永明司訓汪君光蛟得丁氏雅聲於王豹菴所多寡次第皆有圖說方知十二律外更有清黃鐘而前所掘得者尙少四枚詩歌之韻某字係某鐘某磬或吹笙篳篥第幾聲琴瑟第幾絃幾微舞者或左或右翟籥分合或俯或仰或磬折或歆或反或跪或蹈或却八音按節合舞成容曲終樂闋甚爲爽徹夫魯備六代食欖而已聞樂知德乃在季子今並誰爲魯者何妥盜名容身等竽南郭阮逸胡瑗知李照爲非而不能精求累黍度數書生矜負試輒扞格說在柳州之論攝生中聲竟不得聞乎幸有此端倪人耻伶役今繕修其書令留

心禮樂者優獎好事童子升歌象舞一案畫圖部勒則鈞  
奏天籟未必如夢想之杳杳也然則是書采成之者丁氏  
其在五官之法守者乎藏之者豹菴其收丞相府圖書者  
乎某新鐫而浸廣之其背誦遺書三篋者乎論功各有差

清丈田畝序

邑令 陳文言

攸邑田畝自明季縣令徐希明丈後遂以七千二百九頃  
零爲定數後經吳逆蹂躪田畝荒蕪康熙三十年清丈及  
陸續報墾僅得成熟田地塘四千八百五十一頃零五十  
三年奉查荒額前令吳畏其臨縣騷擾以無主荒冊報冀  
免一時之累不知數年後之病根已貽於此矣五十八年

清丈不能復則前令陳以丈出八百畝熟田之糧抵二千  
四百畝荒田之糧朦朧了事實缺田一千六百餘頃至六  
年後陞科無田可陞屢奉 部駁雍正四年委醴令邵同  
攸令蕭會勘不實均罹重譴復委岳道楊帶同石門令鐵  
安鄉令趙到縣確勘又因士民譚金聲等具呈稱萬難復  
則願請清丈故詳攸欺隱牢不可破余丁未夏來任攸邑  
適當其會夙夜籌畫懼弗克勝本年秋奉

旨清丈限以二年九月委原醴令袁詣攸勘丈問予丈事予  
曰子勘丈官且熟風土予新任弗知也又問予日用魚鱗  
編丈法庶足以清其隱匿袁曰圖丈速予曰丈有成法何

可紊也既而欲民自丈彼勘丈官欲速其成予弗能阻遂從之越明年戊申五月內丈畢合總較前數反紕袁曰將奈何予曰子欲速吾固知非魚鱗編丈不可拂其意密稟上憲諉罪於予八月調予至省受各憲申飭予曰非職之不力也實令民自丈之誤事也願觀後效歸而傳諭士民動以大義懼以大法各知勸勉誓以不欺余計合邑三十都共分一千八百團團有長卽令董丈事每團仍選大戶二名監之無論荒熟可墾與不可墾悉丈入冊如有欺隱惟團監是問僅閱三月而事竟畢欺隱盡出包賠悉去共丈田地塘六千三百六十八頃零廬墓佔田二百一十八頃六十畝零可墾荒九十七頃七十畝零不可墾荒一百二頃零實缺額三百頃零逐款詳明請將廬墓佔田永照下則科糧可墾之荒俟六年後陞科不可墾之荒與缺額者概請豁彼邑田地瘠薄實難復則蒙撫憲王允題部議悉如縣詳適予調任龍陽田糧尙未歸戶士民攀留莫及而予亦以弗終厥事爲遺憾焉己酉五月卸事七月會復留任爰集冊書於內署查造歸戶總冊丁糧派徵細冊捐給紙張飯食數月事畢田糧一清自此以往攸邑可永無丈田之累後之守土者念予數年之精神民命攸關鄭重各項冊籍封固內署毋令蠹書私易一字則幸矣



雙旌詩鈔序

方苞 桐城

古人之學與今人異非其學異之性情異之也性誼肫篤莫如孝而學之醇駁因之邁會通塞弗與焉世人啁啾一經皓首積歲游心祿養希售所業殫厥孝鯁鯁顯揚之旨默符契意若咫尺究霄壤也稽古論孝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又曰始於事親迄於事君立身事守同軌忠孝合轍緬所期待綦深且鉅非區區豆鍾之謂也祿之離距惟所適學不膺祿將遂不得爲孝乎哉予齟齬向學不樂櫛比章句竟其事遭時抑塞偕予昆掃敗葉佐炊日月未逾色養研味日侍大人几衽側依依不忍瞬息離弧矢悠悠

關河在目行將安之今且浮沉青紫筋力就衰髮種種其耄矣何常須臾忘高堂哉迴念風味蕭索觴具盎然曾不得如曩時洗腆致養融融洩洩之爲樂也可勝悼乎今繹劉君又荀先生雙旌鈔孝由性生義以時舉順德懿範翕然鍾毓於一庭明德之後有達人其何以得此於天哉躬逢

仁恩浹洽廣孝治區宇至意褒揚覃錫首篤純孝而義烈節概亦復搜羅罔闕劉君生場其養沒膺其榮孝之篤者無所歆可以式靡振頽矣乃者妙墨盈帙佳頌穆如屬詞比事上媿黃華寧第鏤刻雕瀆爭勝六朝倣麗乎抑執卷

揚推爲吾友陳壽田可齋兩先生桑梓也湖以南山川清  
曠氣象雄濶汨羅沅澧間怨而不怒貞而不激風騷之遺  
忠義之藪也爾乃詩筒郵使絡繹清湘  
龍章鳳篆璀璨霄衢詎非以真性情爲真孝義哉予院直  
旁午撫卷色躍之餘不禁悽然增風木之感焉聊以是答  
兩陳先生爲劉君廣其傳而序之如此

湘南書院制藝序

劉介輝

書院建自天台陳公其以湘南名者何劉夢得稱瀟湘間  
無土山無濁水民秉是氣徃徃清慧而文攸爲湘南隩區  
故取以名焉己未余主講席聚邑彥肄業其中歷三年及  
門諸子彙課藝請梓余弗許今年春邑侯馮公禮聘再主  
講席公加意作人給膏火程甲乙亟加獎賞暇復與多士  
論文裁僞歸雅悉遵

功令

再

申飭俾清慧者理法意度皆有可觀於是諸子又以  
年來所課丐余評隲爰呈於公親加校閱付諸剞劂余乃  
進諸子而語之曰制義者經義也經者道所寓非能體聖  
賢以立言不足以爲鵠也方今

聖天

子崇儒重道文歸雅正吾龍嶽麓名勝與嵩陽應天白鹿  
夙號四大書院其間修明經術根極理要者不少豈直清  
慧已哉夫聽黃鐘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衣然

後知被褐之陋讀先正大家之文然後知揣摩之困故學者如登山動而益高如就寢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若徒視制義爲科名借徑不復深求古作者之旨以進於道誤且非矣觀諸子所課暨諸畏友附藝悉經哲匠賞識庸非清慧者歟道以中庸爲至其風骨高騫空所依傍制藝中之狂也其詞意修潔確守繩墨制藝中之狷也由是日漸月摩有禮陶樂淑光景制藝中之中行也孔子不云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至若柔筋脆骨掠影浮光薄植枵中漫效斧藻制藝中之鄉愿也鄉愿德之賊也孔子嘗惡之矣諸子誠以明道爲志多讀書識義理積厚而流由醇而肆謀愈勤而就範亦愈速豈直清慧已哉如是則有進業無退功庶無負我公作人之至意矣余半生耑肆力於文而功名不立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其與道合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願與諸子共勉之

蔡疇三詩序

李長康 廣陵

余嘗聞六義云亡風流莫嗣四聲繼起體格更新周王有斷竹之謠漢武製秋風之曲盛晚金聲玉振之音嘉隆攢珠掇錦之句咏者擱筆座有餘馨學者朗吟胸多逸致要以適志抒懷非徒屬詞比韻迨詩歸出耑尙澁雅雖曰一掃脂粉習氣而聲韻岑寂亦難言鼓吹休明矣昔人云詩

窮而後工豈真貧賤方可言詩乎凡所遇山川險巖功名黜陟皆窮境也太白流夜郎工部依巴蜀非窮乎予丙子後執掌風塵無暇論詩迨至申酉滿目賸水殘山抑不可以言詩辛丑入六詔故址越諸異域雪山積雪垂手取殮佛國老佛並肩偶坐身歷崎嶇閒有歌行皆恨句非奇句也壬寅奉命走交趾國依銅柱嶺號分茅西洋江一葦而杭火焰山扶筇而渡此真窮境奈山水浩渺人力莫可形容雖欲求工氣魄實不能勝乙巳歸來陟祝融之巔窮嶼嶼之奧神女爲雲爲雨恬波遠送征帆黃鶴或去或來高樓正堪沽酒北渡遼河西登華嶽南窺少室東望琉球萬里山川奚囊頗富而詩不能工者江淹才盡也戊午後三載滿目窮愁何心搦管癸亥春趨寶慶進先人名宦棲泊衡陽識蔡吉輔先生於尊酒閒知其爲攸水名士今日浮薄子弟藉老成懸鐸化爲謹純幸也異時安車蒲輪錫命成均爲天下教育英才不卜可知令子疇三年少風流開絳帳於今日抒謨猷於他年諒不終老苜蓿然所歷之境亦云窮矣讀其稿語語心裁殊非習套綽有唐人風天授使然非窮而後工也其醒世十六則人應銘之座右昔賢嘗從文字中識人功名享受予序疇三詩知天欲老其才以大用矣瀟湘水遠嶽麓風清當路若問奇才異能予當

以疇三喬梓對

陳體齋春江文集序

御史 胡紹鼎 孝感

古文之道熄由古文之法亡。輪才諷說謂宜實其腹爲厚積而沛施於是。雕鑿鑲嵌枿朽麤厲實實不窮經不讀古體齋曩作或未能盡醇而余恒規之。虛受不拒退益刻深思學併至。自庚辰見吾友所作閱今甲午積十五年。緣太銳傷氣。撓忤乞假將還。楚南之攸體齋方出其近作數十篇示余。余歸館讀竟敬復諸吾友曰。趨嚮正則發揮順助。長除則害氣銷。有埃之道觀養之得無猛奮之音。亦底滯之化醇乎。挹兩漢儒風矣。若夫刊落一切應酬是本無足存耳。更知吾友用心謹而造就高於其行序。其文卽用志別噫舍此又寧復有與吾友執手太息而言者乎。乾隆甲午嘉平月

贈陳體齋太史還攸序

庶常 戴 震 休寧

經明而行修發爲文章。君子以爲非是則斷斷乎其不可非。以邀顯榮於當世也。非希其文之傳於後也。無所苟而已矣。之人也。吾知用其學足以一道德成風俗而著之爲事業。用其文足以絕浮靡辨才識擢英俊而國家賴以得人之人也。當爲天下想見其人乎。攸有君子陳公官翰林踰廿年學日益富而文日益醇。辨乎義利之分嚴於廉耻



之際對古人書終日修然余讀元生所爲體齋記蓋於文  
遇先生之所存焉今之士大夫而咸知此意也豈不盡人  
進於大賢歟余與先生不數見然時時有所不能忘今先  
生以乞假歸禮五十曰艾服官政茲非積之久用之不疑  
之時乎於其行聊以道吾之有所不能忘者焉

送劉雲房先生典試江南序

陳夢元

有明爲制舉業之文推崑山歸震川金聲玉振而集大成  
震川豈徒以制舉業自表著觀所爲古文如馬政志易圖  
論水利論禦倭議及諸序記誌銘皆有本成章自標其風  
神與史漢非形貌肖似昔者嘉靖庚子吾鄉茶陵張文毅  
公爲考官於是科在大江以南得震川而滿公意待以爲  
國士後八上春官晚乃遇文毅公已歿震川每爲人言及  
公而流涕於知己也嗟乎文章之遇知己初由其音響節  
奏進而得其意推而得其辭合而得其法以天合天器之  
所以凝神洵有如莊子云云者在其人惟止自知之而知  
之者又並不欲其人知之而知爲至矣余嘗與洗馬劉君  
上下古今人文章因嘆息文章之難知而舉震川所感激  
於張文毅公者君爲歛歔徃復者久之而君平生豐於所  
學不矜表襮每接君而溫冲可挹以余之淺陋學不加修  
未少有得而止焉其視君幾不知自處於何地矣夫虛者

能受之器也和者宅心之方也 恃已傲物而無不失也  
今君爲

天子求賢才於大江以南也其必有人焉師震川之所學  
或偶能肖似乎震川制舉業之文乎君自有以得之矣既  
虛且和豈有求而弗得乎噫君他時文章風節又將嗣文  
毅公志與事而振聲於吾鄉里矣

補編

送長沙司李胡公沂菴擢太原丞序 劉友光

天下治防以刑漢刑法志獨詳於兵周公繫易至師不言  
兵而言律文公次卦至訟卽繼以師大要兵與刑麗也長  
沙於天下後治用兵二十年不解粵有名進士胡公沂菴  
以戊戌春奉簡書理於長是時民尙苦兵公方臨之以刑  
廼慨然曰棄禮徵書旣皆叔世後之獄吏又多文致危人  
自達此參夷收帑之不可望其衰息烈火峭澗吾不忍爲  
也以故公治長數年民得上符行質於公者俱無戚容曰  
我可以求其生也邇以楚疆過大詔御史大夫開節長沙  
民之黠者張弓於壁疑人於杯以爲可取人於筐篚也彼  
俗亦甚公明慎不留舉郡而虎爪角潛豁悉自以爲不寃  
温舒之言曰治獄之道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於死人公  
自安其危乃可使民之瀕危者卽於安仁恕如此宜其早

踐華要乃十年不遷予益歎曰公治獄如此其平守己如此其正官卽不三公人已千仞矣今夏四月以詰戎量移太原人或以公不得華要爲惜予曰不然古人悉以兵原於刑公旣爲朝廷畫衣冠而措刑必能爲海內包甲冑而銷兵太原自昔稱雄勝五原四塞繡錯碁布爲神京右衛車徒鍾芻可以發公經緯其山有繫舟懸甕其水有太華甘露可以資公吟眺其人有狐偃太真又有尹鐸韓琦孟敏諸賢爲仕爲羈可以佐公評討今公行矣舉泥耳懸髮囊頭籤爪之流耳且絕去以白恰胡牀進龍盾犀甲與之聚米敦詩更以餘閒投輕馬垂緩帶尋越石嘯月之樓步

淮陰東下之關所得詎倍徒哉公之在長也人見其質諸大獄鞫者頌繫鞭者蒲辱以公一切平易近人是又不然叔向非子產之鑄刑書曰誨之以忠使之以和又曰蒞之以強斷之以剛獄詎獨一和能折哉憶戊戌冬有備兵使者寓名菟徒乘傳過攸攜其子造余墻東取酒論詩意甚酣適更出讀史外編投予徵序予性樸遯不能以無實之言媚人用是諾久不報於其行也又誤投文信國集爲別使者積不能滿亡亥秋有宵人乘之搆予於使者使者乘之喜可一雪滯憤下其事於公公爭之甚力予廼得解時予與公無一面之歡使者亦感公義而悔數致書爲余言

過以公盛德披驟雨障狂瀾旣植援寡弱並過化彊禦謂  
非剛者能之乎子瞻云多難之後回思免我於厄者皆平  
日可畏人也是知剛者必能仁然則人獨以平易歸公者  
殆天德不可爲首公真善用其剛也夫

三聖文課序

陳之騷

敬業求友學者事耳不聞徼福於神然固有神攝其間神  
者謹古之立教首者後世祀爲先師禮鼓篋釋菜者是也  
孔子之道著在六經爲百世師不待智者而知文昌星象  
也星懸於上與人實遠揚雄吐鳳江淹生花邱遲幅錦豈  
其一一乞靈而照之然吾聞文星降於梓潼自言十七世  
爲士大夫則固已儒言儒冠儒服矣又星象云文昌不到  
無祿獨一到戍宮以孔子生於魯故也孔子之於文昌天  
歟人歟二而一歟吾不得而知列星還傳說傳說還列星  
理或有然乃若闕聖將材也治春秋觀其與孟德書簡勁  
古峭馬班殆不逮未易以勇目之也劉子某篤學工文十  
五人爲文課月凡再課以祀三聖敬業也求友也尊教也  
今人不得而求諸古古人不得神而事之斯道隆矣當必  
有顯名於當世者予其俟之

杜溪詩草序

陳炯

杜溪詩草吾家伯叔兄弟兒姪風晨月夕閒居倡酬之作

非有經國大計裨益民生須載之歌詠託之諷諭者然則雖不存焉可也兒啟疇謂詩草一帙作者凡十人其中有半生失意轆軻潦倒賣志以沒當其感觸景物雕鏤心肝流溢於長短歌什其專壹何如苟聽其散佚而不爲收拾是使全帙菁英終歸晦蝕惜已然則別其所宜存者存之可也疇又謂詩草係一家言際

聖

朝雅化休明涵濡累葉之久而風俗清醇家庭雍睦得以優游歌咏留心篇什或畧分而倡予或忘年而和汝雖單辭隻句具見性情毫無蒂芥靈府蓋草澤一家之娛而實生太平無事之日有以揚其休被其澤也然則因其所舊存者而並存之無不可也顧又謂古之立言者折衷於慎不輕以示人故能信今傳後今卷帙綦繁漫無別白何弗質諸當代宗工哲匠擇其尤者存之庶不致貽譏大雅夫詩爲一家言則是一家之私言而不必天下之公言也敝帚自享虛牝自擲若效踵門之請以希過情之譽適見嗤而自黜耳然則卽以一家之見去其所不必存存其所可存也可爰撮其旨命兒子疇書於簡端



序續補編

楚江送別詩序

湖廣巡撫羅篴南昌

成化紀元又二年之春詔吏部名前兵部右侍郎王君士英于長沙之里第君既趣裝戒行縉紳大夫士咸喜其爲邦家之光因卽劉夢得武陵樵客躡仙蹤今夜初聞長樂鐘十年楚水楓林下雷雨湘江起卧龍之句各探一字爲韻賦詩餞之囑予序夫送行有詩肇於崧高蒸民之什蓋尹吉甫之送申伯仲山甫諸名臣旣美其鍾秀氣而全美德復勉其修學問而建事功千載之下讀其詩莫不思見其人而思齊其賢也王君生際重熙之運發身科第以英

才博學碩德愛知列聖由地官卽屢遷至少司馬當景泰初分統六軍以禦強虜以平邦國以奠宗社可謂盛哉第不從權奸退居林下遵養時晦於茲十年矣賴今天子明聖思用舊人而起之往者膺寵擢副重寄入贊萬幾出綏四方其文武德業烜赫顯榮於將來者駸駸未艾吾知其不與申伯仲山甫相埒不止也夫然則諸君子詩章之作殆必播之絲竹勒諸金石而流芳簡素又安知其不與崧高蒸民之什聯芳儷美使天下後世景之仰之如申伯仲山甫之盛哉此固作詩者之意抑亦君之素志而吾黨之所素望也因序之以俟

表

陞江西按察使到任謝表

明洪性

臣質本葑菲材同樗櫟濫厠黃甲愧報稱之未能幸附青雲徒啣結之有願蒙皇上宏如天如地之德揣微臣忝作楫作霖之才試政刑曹巡按閩域勘籍直隸清軍滇黔拔擢至再至三課績無分無寸豈敢覬倖妄希崇班何圖格外之寵榮有加無已不次之銓選月異歲更仰荷殊恩陞今職戴豸冠之岌岌官銜降自九重天凜烏府之巍巍法令嚴於三尺雪學魚頭而謝不敏號鉄面則讓未遑况豫章名區保無治絲而勞之慮廉使重任難辭製錦未學

之慚捧檄魂搖執篆神悚伏惟皇上才兼文武德邁漢唐  
化訖於東西朔南仁洽乎草木鳥獸乃治益求治深宮齋  
祓維虔安不狃安睿慮防杜益密臣陛辭之日面領天語  
煌煌泣任之時心惟日夜惕惕理冤釋枉不敢濫及無辜  
平訟息爭詎侈惟良折獄若虞芮可化益徵聖德之千尋  
倘囹圄少空差展徼長於萬一曷勝虎拜無贊鸞行

謝賜太平宴金表

明 洪雲蒸

臣某言天地大恩已無涓埃之答疆場微績復荷汪濊之

施

中謝

伏念臣少涉經籍非有六韜三畧之能近擢粵藩

謬膺七征九伐之任殫竭篤鈍敢云白馬黃鬚攘剔奸凶

庶幾衝風落葉降者降死者死海邦絕驚邊騷野之虞宅  
爾宅田爾田連平建久安長治之策實聖明威福所致豈  
戎臣盡瘁可幾何意舞羽格苗不以爲至誠之感化洗戈  
投甲乃惟曰總陣之鞠躬伏蒙陛下特頒內帑之金勅賜  
太平之宴賞踰昔典豈類周錢之賜子山功追前勞何殊  
鄭樂之分魏絳鼂戴山而知重肝似鐵以彌堅感極隗徠  
寧忘結草之報情同葵向益傾愛日之心

疏

奏置舊田疏

明 龍 誥

直隸廬州府知府今陞四川按察司副使臣龍誥謹奏爲

廣儲蓄以裨荒政事臣竊惟救荒之政本無上策備荒之  
素方有全功與其勞心焦思捍災於已然孰若長顧却慮  
防患於未然成周都鄙委積之政尙矣此外惟常平義倉  
社倉之法爲可行耳世之從事者孰不知其爲必可行耶  
蓋以土木之役怨讟所歸錢穀之司嫌疑攸係其間固有  
畏謗而不敢行亦有憚勞而不肯行又或有陞遷事故歷  
任未久而不暇卽行此諸法之所以不行也今本府所屬  
八州縣地方雖廣田土磽薄東南無爲廬巢隣於水多圩  
田西北六舒英霍依於山多岡田合肥附郭界於山水之  
間而岡圩之田相半故雨小則岡田易於旱雨多則圩田  
苦於滄比之七屬尤爲困苦每遇災傷申呈上司請乞賑  
濟文移往來動經旬月及至批允方下餓死已多未免緩  
不及事况府城縱有該縣預備一倉儲積有限卽給無窮  
及至放支日久守候入糶未免得不償費因念當今之時  
誠使古人常平義倉社倉諸法素行縱遇災傷未必至此  
極也且查得前代備荒之法漢人常平倉穀賤增價而糶  
使不傷農穀貴減價而糶使不病民唐之義倉立於州縣  
王公以下墾田一畝稅六升至宋則於夏秋正稅之外每  
二斛納一升後有增至石叔一斗又崇安社倉立於鄉社  
用官米爲本賑貸貧民每石叔息二斗小歉則蠲其息之

半大歉則盡蠲之若年久米多則將原本還官存留息米  
歛散石叔耗米二升此皆法之善者也臣欲酌古準今法  
常平以相時糶糴法義倉以置田增租法社倉以從宜歛  
散將以立經常可久之規爲備禦不虞之計先臣遵奉合  
干上司明文修舉各項廢墜頗有次第及於嘉靖二年三  
月內朝覲回任思欲舉行前事稟請撫按衙門俱蒙准擬  
遵依查得該縣民壯先已照例俱送廬州衛教場會操遺  
下舊民教場一所坐落小東門內切近城稍平搬運相應  
增蓋倉廩以廣儲積臣夙夜憂思多方籌畫因量情借處  
吏農並勸諭尙義富戶等銀並發該縣收貯附錄立卷閱

白銷筭其情重律輕或有力應贖輕則搬運土木重則措  
辦木料本府止是委官監督凡其出納並不經手合用人  
工俱是銀米催覓實欲假此稍濟貧民是雖備荒之圖實  
寓救荒之意其於所屬州縣並未嘗擅役一夫擅科一錢  
亦不與本府官庫錢糧毫髮相干然倉必有所儲則備荒  
非有名而無實儲必有所繼則立法非有始而無終於是  
措處銀兩以爲糶本置買田畝以增租利糶則因穀之貴  
賤而低昂其值租則量田之肥瘠而輕重其入與夫城濠  
城壩之魚價官房官店之賃錢逐年積累逐項查收久當  
益充施乃不置於是酌量豐歉與時偕行時而糶以絕豪



商坐索高價之計時而貸以塞富民勒收重息之謀如遇重大災傷固當盡發所有普濟時艱然須少存十之二三用爲儲之母本務俾此倉此糧命脉不絕其各項雜糧及蔬菜種子遇賤亦兼收並蓄遇貴則減價利民區畫多方庶幾少補又恐時移人易法久弊生必須置立循環文簿年終倒換稽查務使出納惟允奸弊不滋嘉靖三年四月內臣將築完本倉墻垣蓋過厥數並買到田畝用過價銀及計處條件緣由先行申報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批稱看得知府龍誥所立倉田經置有常而積必不匱區處有方而下必不擾誠有司之良古人之意也仰速如擬施行及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批稱據呈看得該府建立義倉置買義田足見本宮稽古養民爲政務本之意且各款事宜又計慮周詳設法停當可垂久遠俱依擬行臣又遵依將本倉東西北三向厥房以漸起造本年七月十五日奉巡撫都御史胡劄付爲嚴處預備倉糧以防歉歲事准戶部咨內開各該撫按官員嚴行所屬府州縣着落掌印正官照依先年奏行事例逐一查處預備倉廠坍塌者另行起蓋損壞者量加修葺自嘉靖三年爲始務要多方區畫設法措置凡於上司及本衙門日逐問過詞訟賍罰紙價及稅契給領等項一應無碍官

錢俱令盡數糴穀或雜糧上倉收貯仍以里分多寡爲率務在充足原數管糧官監收殷實戶領糴僉撥斗級看守委官查盤俱要着實舉行如遇地方水旱度知歲事歉收不必檢勘先申合于上司就將此糧賑貸然後次第奏聞造冊備照待豐年抵斗還官等因題奉欽依特勅都御史胡轉行到府誠有以仰見我皇上仁民愛物思患預防恩至渥也生靈何幸臣欽遵查得自正德十六年四月初一日到任以來設法嚴督所屬無爲合肥等八州縣隨宜區畫糴買處措見在各該預備倉貯通共一十九萬九百餘石矣今仍通行各屬並廬六二街查勘各倉如有坍塌損壞或應另蓋量修俱令著實舉行措積外緣臣所立新倉惟在預備舊額之外然於新奉勅諭事例蓋倉敷以廣儲蓄遇歉賑貸之意亦正相合行間備由呈稟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蒙批據呈足見知府誥留心民事深爲可嘉但要審度時勢相宜方爲經久之計仰候按諒酌處隨蒙按臨詣倉驗看規制採訪輿情議擬間臣因稽首記誦嘉靖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應朝事畢欽奉勅諭有云上下勸率慕爲循良毋飾虛僞之名務盡撫綏之實使羣黎百姓安於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薰爲太和底於皞熙斯稱朕奉天惠民之意欽此欽遵本官卽仰天嘆曰大哉王言真

萬世保民之主也敢不祇奉遂摘用惠民二字示令本府上請以爲倉名士民咸悅本府又將所議條件開呈本院蒙批依擬及蒙巡撫右都御史李按臨淮安臣又備由具揭帖稟知並依蒙將本倉前後房屋通共百有六間俱各蓋完器皿什物等件亦置辦齊備及思備價買田並先經查出絕民地田共八萬千一百七十九畝五分一毫其所買田地蓋因去歲民遭凶荒急欲賣田救命緣無買主勢將流亡臣竊慮人心惶駭田地荒蕪只得照依豐年時價給與一色官銀俾得實用以延彼朝夕不保之命且如一人有田百畝盡欲告賣本府止買二三十畝餘皆存留使無失業仍借給牛種就令賣主并原估之人領種納租民頗稱便臣旣屢差有行者民人等籲立界址封堆爲記仍呈巡按衙門批委無爲州同知魏光嗣督同該縣主簿尹顯正等分頭踏勘明白造冊畫圖在官存照其所買田內一應糧草將本倉之名爲戶遇大造之年推收扣租輸官更不累民計自建倉至今收過田租並賑貸還倉糴買勸處贓罰正耗稻共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八石二斗二升已委知州等官歐陽德等查盤明白貯倉聽賑臣又思得宋儒朱熹行社倉法當時曾下其法於諸州臣今所擬議者未必便可通行然行之廬州一府亦頗合於人情宜於土

俗候今歲收成之後奏乞行令所屬無爲舒城等七州縣俱要做此通行間偶於嘉靖四年三月初十日蒙吏部差人順齋文憑到府仰荷聖恩陞臣四川按察司副使寵生望外慚與懼并夫去其位者不謀其政然啟其端者宜竟其功今臣舉事弗終憂民徒切倉田之規模雖已粗布中間之條理尙欠精詳此臣所以惓惓有望於後賢而尤仰賴我皇上誠德以始終成全之也况臣立倉初意蓋取常平義倉社倉之義以行賑糴賑貸賑濟之法率百姓愚冥惟以臣蒙惠爲善遂自呼倉曰義倉呼田曰義田復蒙撫按衙門批示亦遂因之繼而巡按御史李摘用敕諭惠民二字爲名但倉田本一時之權宜而可爲兵荒不虞之備事宜出一得之愚慮而欲爲八屬永遠可常之規未經奏請俱未敢擅疏上蒙乞勅戶部從長計議如果於民有益經以可行合將倉名事宜伏望聖裁欽定惟復准照巡按御史李摘用惠民二字及臣所議均乞明旨示下本府將事宜各件轉行各屬永爲遵守若臣所處未當亦乞斟酌取自裁定如此非愚臣之幸誠廬郡生民永賴無疆矣

奏折馬價疏

龍誥

直隸廬州府知府龍誥奏爲懇乞天恩俯從折徵馬價以存活災民事據所屬合肥縣申據郡長李會生等告稱本



縣連年災傷餓病死者大半幸蒙朝廷出內帑分糧米多方設法賑濟又將一應稅糧科派停免如嘉靖二年以來備用馬匹俱各准徵折色民得少安卽今本縣奉南京大僕寺明文出給告示要將今年本色徵馬折色徵銀切思在官種馬倒死數多在民私馬變賣殆盡且本地方又不係產馬之處近因凶荒人家騎坐蹇驢便爲上等牲口今欲徵解本色未免四出買補馬價高貴出辦愈難若追併太嚴各該貧民又復逃竄不但本色難完而折色亦無從徵收矣若不告乞轉達分豁深爲未便等因到縣具申到府及據無爲舒城等州縣亦申相同臣切照所屬州縣有田人戶額係實徵者納糧係免徵者養馬而養馬之家遇倒死則朋出價銀買補如割膏脂遇孳牲則費盡心力餵養如保嬰孺然其所謂買補而孳牲者自前至今曾未聞有一馬一駒堪以解俵而供國用其故何哉蓋自古良馬多產燕冀本府地界僻處淮西水土卑濕不產好馬其種馬孳牲者若非細頸或是薄蹄以致慣家馬販前去河南等處收買回家倍用藥餌草料調養肥壯羣長馬戶比併緊急只得任其增價每匹要銀二十五六兩至三十餘兩者若官府今年禁葺則明年無賣鄉民旣不能外處收買又不識馬美惡徒勞比較公事難完其所買馬匹又因地



方水草不調馬戶飼養無法或在家倒失或中途瘦死及至到京交俵不過就彼變買每匹止得價銀四五兩仍又另行借銀買俵有一馬連草料盤纏等項累銀至四五十兩者百姓近來消乏官吏常被叅提馬政漸墮率皆由此嘉靖元年蒙兵部題准事例內開南直隸解到本色馬匹身量矮小不堪兌軍用每馬一匹折銀二十兩折色每匹一十八兩此法一行民皆歡騰稱便由是困苦少蘓完納亦易嘉靖二年分馬匹又蒙太僕寺少卿劉麟題稱南直隸兵興水患地方靡寧况種馬新買騾駒未成本色尤爲難辦若欲令其買運必多矮小瘦弱虛費財力不堪兌用乞要照前俱徵銀兩再准一年蒙兵部題奉欽依劄付到府轉令各屬通徵折色小民何幸但前項明文又稱不爲常例而新奉故牒仍要派徵本色文移督併非敢不遵緣本府實非出產良馬地方而積年委係朋價買馬解俵是其解俵者并不出於孳生孳養者實無補於解俵所以小民日窮一日宿弊年復一年習爲常規積爲大蠹徒損於民無益於國誠可爲長太息者也方今西北多事邸報日傳正緊急調用兵馬之際凡有耳目者皆所聞見臣蒙國恩叨膺重寄倘力能齎粉此虜縱捐軀授命亦分所當然乃若本府應出馬匹又復不能給其供應前項苦情殆非

臣之所敢言也奈連年以來天下災傷莫踰於江北狼狽莫踰於廬州十室九空逃亡過半雖加以十倍撫綏十年生息尙不足以補復其半今以催徵本色馬匹因而驚疑被災人民俾旣逃者去而不來復業者來而復去有關地方又非微臣之所忍言者也况事宜審勢政在便民苟勢有難行民有弗便忠愛所激譴斥敢辭則又有不容已於言者矣如蒙准將見派本色馬五百九十九匹亦照前折銀各二十兩完解部寺轉發產馬地方買補則其馬之高下大臆壯視淮馬必勝數倍是在民固可省煩費而在官又可獲實用豈不一舉而兩得哉伏望皇上憫念災傷之慘普施曠蕩之恩乞勅兵部并太僕寺將本府今年備用本色馬匹照依上年事例准令折銀完解地方不貽重困殘民不至流移而戎馬調發之需或亦緩急可以少濟其萬一矣

乞休請代疏

龍誥

奏爲不德召災乞休請代以保地方事臣忝茲重寄夙夜憂惶誓欲圖報天恩惟在勤恤民隱奈何才不逮志事與願違上德壅而未宣下情蔽而未達利非不興也所興者曾不足以召和害非不除也所除者曾不足以弭變形神徒億治效未臻切見所屬州縣地方去歲一冬無雪今年

春夏無雨風霾屢作田地久枯五穀無秋三農失望加之  
巢湖乾斷商販不通流離奔竄餓殍盈途覩此悽慘痛可  
哀憐除備由申呈撫按衙門給糧賑恤且捐俸倡率僚屬  
設粥暫濟及委官踏勘災傷分數明白另案奏請分豁錢  
糧外凡此災歉安敢委之於氣數之偶然實臣不德不職  
之所感名也臣聞古之循吏蝗不入境虎北渡河旱不爲  
災崇不爲厲臣自到郡以來治民事神未嘗敢有一念不  
誠一時少懈然而年不順成民不堪命閭閻疲困一至於  
此夫人臣之體國當如賢子之克家今受一方之托尙厯  
九重南顧之憂歷三載之艱曾無一度西成之望仰視古  
人治行莫能企其萬一若不乞休請代臣亦何顏居其位  
以臨其民哉矧盜賊決發於飢寒撫綏必資於錢穀本府  
倉庫在在空虛各屬兇頑紛紛劫奪是目前之計固所深  
憂而意外之虞尤宜先備切念臣生平報國之心雖捐軀  
而不悔其臨時應變之策實束手而無爲人豈不自知耶  
昔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旣知官守無狀因以名  
今日之災若復戀祿不去則未免貽他日之患伏望皇上  
軫念地方早爲計處憐憫衰病俯賜投閒乞勅吏部另選  
年力強壯才識老成謀猷宏遠者以代臣則救荒之政弭  
盜之方必能一一修舉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請冊立東宮疏

明蔡思穆

題爲國本未正聖意難回懇乞亟定大計以安人心以杜隱憂事臣惟方今國家之重務莫大於冊立臣子之效忠亦莫大於冊立而聖意之堅執難回亦無如冊立臣等待罪言官若卷舌不言則事關宗社豈容嘿嘿無論尸素之誚如負朝廷何頃因禮部接出聖諭有三皇子並封之旨一時大小臣工相顧錯愕諸臣之疏不知其幾上矣其間祖制之必不可違前旨之必不可易冊立之必不可遲釁端之必不可啟與夫列聖冊立之年人心危疑之狀言之甚悉臣等竊以爲可以感動聖心乃不蒙皇上採納一則

曰激聒一則曰訕訐皇上之意果以祖訓有立嫡之條爲入繼大統者而言非爲建儲者而言也謂有嫡者不可棄嫡非謂無嫡者必待生嫡也臣以爲皇上旣援祖訓以稽冊立之典則臣等當解明祖訓以釋皇上之疑曩見諸臣各解明祖訓立嫡之說而皇上又留中矣臣等反覆思之誠不知皇上爲何心也方十四年之旨謂元子之弱少也而今則旣長矣卽及今冊立已遲况可再遲耶及十九年更改之旨以張有德之激擾也而自舊年以迄今春諸臣各禁口無言矣激亦改不激亦改皇上何以辭於天下耶臣等聞天下之人有以皇貴妃阻撓之說疑者臣等則謂

皇上英明超邁安肯以宗社之大計而惑於衽席之私情蓋萬萬無此理也又有以皇上惑於世宗不冊立之說疑者臣則謂世宗十八年曾以冊立與封王並行其享位之長久非由於儲位之不立也臣仰窺陛下之心不過曰長幼次序原有論旨卽遲立數年本無他意然而左右近習讒佞者多陛下卽無他意能保左右之不以他意窺陛下耶一併封王名位莫辨宮闈之內能保嫌隙之不生耶臣昨見聖旨謂立嫡之訓乃聖祖垂示子孫永誠獨不反而思曰祖訓既有立嫡之條垂示子孫而何列聖之冊儲近不過四五年遠不過十年並無立嫡之說者此何故也則立嫡之條果可借此籍衆口否耶臣等恐陛下之子孫有溺於私愛者皆援祖訓以藉口其無窮之隱憂殆有不可勝言者矣今舉朝之人誰不爲宗社懼爲陛下懼而陛下置之若罔聞有談及冊儲者卽留中不發以致人心危疑議論蜂起臣等知朝臣寧死必不敢主持禮臣寧死必不敢奉詔以貽千古之譏也此豈聖明之世所宜有哉今聖意堅執人言難動而臣等復不避斧鉞之誅冒瀆宸聽者尙冀皇上虛心而深思之庶幾一感悟也伏乞勅下九卿科道公同會議亟舉大典則上可以慰九廟在天之靈下可以副四海臣民之望宗社幸甚臣愚幸甚臣不識忌諱



冒干天威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題請東宮講學疏

蔡思穆

題爲大典亟當舉行講學不宜再緩懇乞聖明俯允部覆  
早定吉期以綿萬世丕基以慰中外人心事項該十三道  
監察御史高舉等題爲聖心因言卽悟大典肇舉宜亟懇  
乞聖明特勅冊立以便講學以定宗社大計事奉聖旨禮  
部知道欽此綸音一下凡茲大小臣工靡不舉手加額歡  
忭舞躍頌皇上貽謀燕翼之仁從諫轉圜之美臣等惟日  
夕翹跂以快覩大典之舉行爾更復何容置喙乃者該部  
旣遵明旨具覆迄今未蒙勅下大小臣工靡不慄然震駭  
以爲明旨旣下而奈何留中聖心方悟而奈何未決也大  
易有云玉器者莫若長子言神器之有攸歸不可易也又  
云蒙以養正聖功也言聖功必先蒙養不可緩也漢儒賈  
誼亦曰天下之本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古者  
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皆入小學以收其  
放心及其十有五歲皆入大學以養其德性賤尺璧而重  
寸陰懼乎時之過也矧皇長子十有二齡已逾入小學之  
年而近大學之時乎雖睿哲之資未有不教而能成者倘  
再徐徐姑待則茂齡日盛情竇日開不親正人不習正事  
其何以養正而端聖功哉似非皇上所以愛皇長子之本

心也且皇上一言信於四海曩十八年之旨則謂元子質體尙弱及十九年則謂改於二十一年行今成命迭更綸綍謂何臣願皇上無食前言而示大信於天下也祖宗以來並未有懸儲位以待中宮之出者歷聖相承玉牒班班具在概可考見臣願皇上紹隆前緒而無斁祖宗之家法也皇長子龍犀日角天挺岐嶷且九廟神靈擁持有日兩宮慈渥欣望多時臣願皇上貽則來葉而成格祖承歡之大孝也元輔王錫爵累徵而出數千里而來其意未嘗不欲擔當國事而在廷諸臣亦惟望其蚤定大典今人言紛紛率歸咎元輔之答諭失詳而元輔復勞苦焦灼引咎自厲以希冀聖意之可回皇上欲元輔安其位奈何使之不行其志耶且皇長子一日不册立則位號未隆一日不得出講則天性聰睿一日不得開發年年待嫡年年無册立之期年年無出講之日竊恐道路訛言妄肆窺測外廷浮議益見沸騰大小臣工之連章累牘煩瀆天聰未有已時而國體人心亦大可虞矣皇上不爲今日慮獨不爲萬世慮乎不爲一時儲位計獨不爲宗廟社稷計乎臣猥以駑鈍待罪言官惟是此事關國家大計不忍緘口結舌敢不避斧鉞披瀝肝膽再申前請伏乞皇上深維國體恪遵成規思建儲之必不可少待念諭教之必不可再遲早渙德

音勅下禮部速定吉期舉冊立之上儀修出閣之故事并  
皇第三子第五子冊封之典一時舉行則國本以預建而  
重聖功以蒙養而端本支百世宜君宜王億萬年有道之  
長端在是矣臣干冒宸聰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班師陳情疏

洪雲蒸

崇正三年七月廣東監軍道副使臣洪雲蒸謹題爲奉旨  
班師陳請省親更抒愚忱伏祈聖鑒事國家聲盛二百餘  
年厥初八荒懷德西鄙諸國且藉聲靈以爲邠翼未聞畿  
內有微反徵兵於五服實惟太祖太宗先內順治而後外  
威嚴耳嗣是諸廟丕振威福外有不庭亦多乞師都門以

張撻伐即天順蒙塵嗣還聖輦威德如故也惟自嘉靖庚  
戌之變事乃日非迄今爲甚臣二月內聞微不禁太息爲  
皇上遠慮也皇上徵兵於四方臣不敢以爲非然所謂援  
必先能自救自古未有內不能自救而能受外之援者即  
有良將勁兵鞭長不及馬腹況其難得者乎則臣竟不敢  
以爲是今敵之退則其幸耳然猶有稱功頌德慶皇上無  
疆之休者何也而臣則謂敵騎之至爲國家微未必非福  
乃敵騎之自去下以此而冒功上以此而弛備未必不爲  
無疆之恤且思今日之患不在邊庭而在腹裏不在無兵  
而在無臣夫輕徭薄賦賑飢勸農息訟禁奢無非弭亂於

腹裏者雖曰正朝廷以正百官行此數端全恃君心之寡  
欲然承宣在臣伏乞聖明慎銓衡之寄先擇賢有司撫字  
元元以固國本次則簡拔仁廉勇智之才以充邊庭腹裏  
之需矯世廟以來之積弊復仁宣諸廟之偉績則天下幸  
甚宗社幸甚粵東正月乃聞倣二月議監軍臣則亟欲同  
壯士而北奈督臣議將議餉遷延今乃得抵南都負罪誠  
多蒙皇上寬宥異時報德當何如者但臣有八旬之母前  
教光國茲厯倚閭竊思親膝下口短而酬聖恩日長便途  
而乞歸省實屬至性皇上以孝治天下亦必求忠孝門無  
不報親而能報君者知高厚之德必原而許之也數月之  
內卽趨就職酬聖恩者益無窮焉至所抒愚忱言之過激  
伏祈皇上虛懷而熟計之

題建廣東惠州府連平州疏

崇正七年五月廣東監軍道按察使洪雲蒸爲粵寇已平  
建州善後謹叙始末仰祈設官定賦屯兵以垂久安事臣  
惟九連山以盜藪之名甲天下然其廣遠崎嶇所生草木  
禽獸非能生盜也惟環山中外平原沃衍錯壤而居之民  
遠於有司政令遂憑山爲巢莫之敢問實驅民於盜之原  
此建治爲要着不可易也然王守仁已設和平今復設連  
平者何試以四面籌之所稱朝天馬崖鷹十二旋滴水巖

佛照志 卷四 十一  
桃子坪等處其中區也上下坪洲頭抵龍南之橫岡其北  
鄙也樟坑中村熱水岑岡營抵贛州定南界其東鄙也青  
草洲十字區忠信巡司摘頭猴子額直達周陂其南鄙也  
自麻陂歷陂頭東桃銀瓶等隘其西鄙也九連居中四面  
環之和平最近當日設和平亦謂就近控馭然桃子坪等  
處皆屬別縣或距河源二百餘里或距翁源三百餘里或  
距長寧百八十里洲頭巡司尋廢岑岡二哨之設止云固  
其東鄙而九連付之誰何之鄉是設一和平不能爲九連  
控馭者以三面籌之未周耳且各自爲邑無聯絡之勢盜  
乃狂逞是往事之明鑒今連平之設旣割翁源之東桃銀  
瓶一隘長寧之長吉二圖則翁長西鄙轄爲右掖以惠化  
圖建治則九連中區轄爲左掖忠信二圖至連平四十里  
而近豈復有籌之未周者哉又建置爲州將河源和平爲  
屬邑則環九連之前後左右統於一州實以補前人防九  
連之所未及是豈王守仁不能見及此爲不若後人乃天  
運人事有所待今得繼其開以相成耳周陂之地山聚水  
合其形勝足建也木石可近採磚灰可近造是材料亦裕  
也士民急欲得城以爲棲而安輯之甚不容緩也建城建  
署之費不以剝凋做之百金亦不動支錢糧設處惟賴院  
司郡邑及諸叅遊衛所之補助今臣一倡百和不兩月至



二萬餘金又不苦於策費之維艱長寧知縣陳國正委以  
建城建署永安知縣牟應受委以丈勘賊田名佃耕之以  
養營兵以定兵制割賦諸邑以定糧制更委推官吳希哲  
督理之則不患於任事之無人但官中興作上滋冒而下  
滋擾徃徃然也九連民素悍使建置稍擾何以服其心管  
兵之委以候缺官趨之彼卽驚以冒利愈冒則愈無成功  
臣乃與廳縣計之廳縣必一段真心爲之又必擇董事者  
亦一段真心爲之費用無涉錢糧收支不經吏役則杜冒  
杜擾之關鍵故前徃開基九連之民囂然莫之聽及土城  
之築臣鼓長寧翁源夫役因工奠食一毫不爽夫役踴躍  
土城旋告竣嗣見不擾如此羣而懼趨砌磚城給諸匠以  
民家工例無留難無旁索百工亦競勸自冬徂春兩雪不  
輟磚城亦旋告竣惟御之得其道也計門有四南曰來驄  
北曰起鳳東曰鎮連西曰望英周六百二十三丈計費八  
千兩僅九閱月而城成視昔修和平城以三載河源新城  
以五載則似費約成速莫逾於今豈有他謬巧勝於前人  
惟役效其實無冒工惰工之弊廩稱其事無溢給指給之  
嫌故耳雖然所營無不如意且不肯不擾而費約成速夫  
豈偶然又孰非天運人事適值其隆之一徵哉今院司叙  
臣等功次臣竊思前此掃平惠潮諸寇與今久安長治之

規皆聖明之福臣何方之有伏祈俯鑒顛末設官定賦屯兵如臣等議則三省受賜職等幸甚臣例不合複疏但以總督巡按謂臣籌畫提督始末事理貫徹言之精確故令瀆奏實出冒昧不勝惶恐之至

題舉賢員疏

文士昂

巡視大倉銀庫工科給事中臣文士昂謹題爲薦舉省直司道官員事臣等以巡視兼督餉查叅舉劾奉有明旨日夕冰兢餉綜新舊敢不詳劾完欠而殿最之案查先經戶部都察院會題疏開將省直完欠司府州縣等官一體查叅舉劾又該臣題爲餉務至重等事文移一款內開藩司

糧道並守巡二道嚴行催趲又以賢否異詳臣與身親地方循循同業經部一復官詳撫按移會奉欽依在案竊照大倉舊餉四百萬新餉幾九百萬賦額之多無踰此時然以則壤成賦兵饋急需轉輸稍遲遂虞庚癸之呼則督責州縣完餉與臣同心協力者惟監司諸臣是賴往日新餉薦例止及藩道今舊餉兼該而守巡各道皆催督舊餉者也新舊分催責既重心亦良苦激勸之典誠不可無但監司中負望者未始乏人惟就餉之盈縮以爲提衡卽水旱荒災湊辦不應手之處臣亦未敢徇舉此外何容濫及今據撫按開報輸運敏速兩餉全解勞勩素聞者臣亦安能泯

沒而不一表暴之也查舊餉惟福建廣西徵解全完新餉  
惟湖廣廣東徵解全完尚有四川地遠兵阻原無分派舊  
餉守巡職名撫按揭開未能猝至又山西陝西雲南貴州  
四省舊餉解赴近邊鎮并留本地完餉原不解赴大倉未  
入查叅不敢列薦其新餉額完如原任廣西左布政鄭茂  
華等國賦借以早完已經陞任其分守海北海南下荆南  
淮海各兵備督催正賦轉輸不匱可謂拮据倍極苦心但  
以五六兩年折算見壓約十分五分爲率致格毫釐臣祇  
遵功令亦俱不敢概叙謹錄其先解足額賢聲懋著者臚  
列上聞伏乞勅下吏部破格甄收擢用施行謹具奏聞

書

復長沙大守孫豐山請修郡志書

明陳論

論讀直隸蘄州府志洪武間守臣姚公諱善者汲汲於育  
養英雋無怠無倦政治爲天下第一初聞郡士王賓賢造  
陋巷訪之賓闔門不納曰驚吾母公笑而退復擇日再往  
望闔去騎從徒步及門以指叩其門者三賓問爲誰曰姚  
善啟門迎入公再拜以郡民良苦爲請語不他及也有韓  
燮者隱於醫聞公將親玉趾避之上方山公辱於上方燮  
又泛舟入湖公嘆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面不可得而  
見也後數因賓請往乃得見又有錢芹者貞介絕俗公數

侯見芹對使者曰某民也禮不可徃見於庭苟明公宏下  
士之風請俟月朔胥會學宮公如期至迎芹置上座請質  
經義芹曰姑舍是乃今事有急於此者出一編懷中曰予  
所欲言盡在是矣歸啟封視之乃守禦制勝策也嗣後靖  
難起兵公之精忠峻節赫然與日月爭光是故有史明古  
之傳有吳匏菴之志將傳誦千百世以爲典要論以區區  
管見竊嘗駭其爲當世所絕望矣仰惟執事龔黃其政周  
含其心以儒素行公卿惠後學如子弟挺然力挽三代之  
風且欲因郡志作明一經以裨國史之所不及蓋納民於  
軌物者也弗類如論者亦兩辱收錄俾從司筆削義翰輝

煌光焰山澗忘二千石之尊貴而下友匹夫之賤異數奇  
逢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是故姚蘓州不得專美於其前  
矣論旣力疾拜使轉請寬假日惟力是視竊自度一介腐  
儒幸附姓名於至治馨香之中此生平所深願而不可必  
得者奈年過六旬神疲氣短卽日間時事記後忘前况其  
慮不及精思不及睿又豈能侍楊劉二大史雌黃點染以  
自速事哉是故萬丈光燄空切瞻依然鈞命弗敢方亦惟  
勉強與疾竊欲効子來者之丕作或曰有一代之興必有  
一代之文運大人君子起而乘之以爲斯文之模的今在  
上者以貴下賤其屯之初九陽德方亨時也子之心反變

塞於行古道之君子非所以益上者也范文正曰非子陵  
不足以成光武之大且民未知禮未生其共子固徇世俗  
而聞命奔走以爲共乎論曰昔張師德之所以見鄙於王  
旦者正謂是也誠如是則時人莫有如論之所以爲共者  
矣苟爲不然前疾曰臻鬼神弗赦如天下後世之物議何  
乞保全殘息萬一原而宥之則所謂濟之以已絕之年賜  
之以既盲之視自茲卒歲皆其所再造矣論尙圖效犬馬  
之勞以報所知又豈敢脫然長往哉雖然論聞有天下之  
大福者必有容天下之大量蓋其心渾然天理物我無間  
故曰有容德乃大斯又匪直爲泰之包荒已也

寄湛太史甘泉書

明易舒誥

奉別甚久豈勝馳戀近陳師魯監生歸始知動定徃歲會  
蒙吉州之寄極荷通家之厚久稽裁謝弟家居十餘年中  
間憂苦患難始覺昔時所學者妄也乃欲盡棄其舊以求  
古人所謂身心實用之地使處逆處順在家在國隨其所  
寓而各得所處之道無顛躓潰亂之患所謂應乎物而不  
爲物所累者不亦曠然廣大乎但年歲已增好友在遠恐  
無所成何以教之明秋先母服闋或可北上抑亦欲爲取  
友計耳衡嶽勝地舊聞先生每欲來遊此興倘果僕得執  
役杖屨亦平生之事也乘便布區區餘惟萬萬不宣



與蔡槐庭書

明湯顯祖臨川

吾丈文章經濟所至鼎呂郎位清華隱然公望曲江拜器以來烹鯉不嗣近見除書知復出牧嘉水此郡吳越之交江海所會樞機所齎舍丈而誰鄧生過我云石帆兄讀易之餘雅意吟咏閒氣胸中一點無令人灑然

粵東與邑侯內江余公書

明洪雲蒸

承平久武備弛治生所目覩真兵真將僅鄭芝龍兄弟若粵兵則以七千衆方可當芝龍之一千五百是粵不及閩而贛院之兵則攸中尋常人等耳故鍾之餘夥逸出僅六百餘人一入閩卽擄脅閩人之強有力者爲夥遂二千人

鄭芝龍追至卽逸入贛境之瑞金會昌雩都寧都興國贛額兵三千無能當一陣及興國而粵將與閩將追及卽逸入泰和之白羊埕與冠朝地方乃四月十七八等日也閩粵兵星馳冠朝一擊殺賊五百級取回被擄三四百人而賊潛入大山中時吉撫建南贛諸人皆謂賊散盡將閩兵粵兵反目之爲賊見塘兵報則殺之持銀買米於泰和泰和弗與致閩將發憤回閩粵兵將懼餓死亦回會昌及兵回而賊又竄出江右吉撫建諸府只責備於虔兵何以不堵賊送賊入內地蹂躪虔院受江右無端之責備只轉以責備於粵兵之回出疏特叅治生於此際爲之浩歎治生

於宦念已久灰盡只悵養兵地方頻年徒以數萬金飽債帥之腹今竟似無一兵任賊擄掠據稱宜黃樂安人俱以厚賂和賊賊未殺人而財已空崇仁人與賊持則殺之多永豐係寧都界賊往來兩番治生慮民禍無了從南韶入贛與贛院面商六月十八至贛住十日吉安報有二百賊到吉水地方永豐報廿三四等日每日有賊四五十人到城下哨探城中以鳥銃打之隨跑去而廿三日粵兵三千馳永豐順流尾賊七月初一回雄治生之奔走無寧日者惟是以蕩平二字報朝廷然必無一賊乃可安枕不然勿論二三千卽二三百強賊入境亦禍不可言緣無拚命之壯士以當其鋒若不拚命則數千當賊與無一人等聞老父母練兵數百固不得不如此然能勸諭鄉城各家不問大小皆將武藝自演以各自保身家自保性命計則官不費餉而戶有打手風聲遠播賊來探必疑畏且此一着若先示以爾等演武藝賊來聽調則無一人肯演畏其調也惟先示只爲本里自衛則人自爲之然此每鄉村若有上百人學成武藝賊至雄心便逞其大陣尙千數人不敢輕出俟其分掠各村時則此等能一鼓擒殺一村擒殺村村皆擒殺擁一二千不能零掠亦困而走耳且賊皆帶銀或百金或數十金不等殺一賊而得金如許其奔利如鶩故

粵之殺賊但遇官兵敵敗賊零走則鄉兵殺之殆盡此論家人演練其益實多而官兵演練必得上過陣人以爲之師乃有益至聞老父母探於廬陵雍父母最妙彼中音耗星馳則緩急先人一着治生日夜惟冀蕩平敢諄諄白於老父母維桑與梓人民休戚實切痼瘵而親友關情又不待言也

輿邑侯南陽胡公論馬政書

劉友光

馬政之苦敝邑數十年來不可救之禍盡人而得言諸父母而不能得長策以垂永利弟嘗私揣一事之設未有專言而無一利爲政之要不恃有治法而恃有治人敝邑界

楚末額馬十疋草料銀額派一百四十兩徃值神廟清晏冠蓋之塵經年不見嘉興錢明府思爲養馬者之累乃捐差銀二百四十兩以補其不足其時上無結軌之客畜有滋息之蕃而地方之黠辯者且以養馬爲利矣遷報之說前此未聞其後法無百年不弊人亦應運不古而踰年一遷報之說行矣是時草料猶得全給而差銀則扣損一半無如胥役爲奸聚歛希旨始而扣損差銀繼則並草料亦染兩袖之風而逐季遷報之說行矣當踰歲一報止及客民之富者而不及於土著蓋以土著自有差徭以急公及按季說行前者止知竭竭澤後者不能保其無魚而城鄉

之士著稍能食有脫粟衣具完布者悉爲之一空自寇變  
以來地方之殘毀千變而百姓之賦役會不聞一減如茲  
馬站是必不能不議復者但沿遷報之弊終爲種怨之尤  
年父臺飢溺猶已慈惠入人草料額派也全結母容上請  
差銀義舉也亦望續錢明府之德音每疋仍捐二十四兩  
此外再於額糧五萬每石議增六釐又可得三百金合之  
是以八十金而走一疋仍招黠辯者承役此中不惟無賠  
補之苦並令之可以高下稍潤而從前之黠辯者或亦樂  
爲奔命而不言疲不則仍循遷報民之有力者頑懦而守  
法望承舍之鞭影神悸魄驚無異餒肉用投猛虎彼亦不  
能自克仍是輸金以倩城中之黠辯者代爲之與其長遷  
報而使民爲倩募害多而恐深曷欲稍增派而以官爲倩  
募其損小而利久世至今日民之窮者非爲兵卽作賊作  
賊而征勦之事興爲兵而糗芻之派增是二者均國之殘  
也均能與我語難者也夫多其方走民於險以費都邑以  
損威命與多其方息民於休以蕃生聚以資擁護孰不利  
也年父臺洞囑古今未審能以弟言爲然否承名卽當趨  
議偶然冒暑不能出戶輒以愚衷布之左右祈與諸大夫  
國人僉議其可耳漕米請蠲補贖亦望上請瀝血以控伏

冀崇鑒

與桐城左編修書

國朝 陳夢元

昨讀海峯文集遊大佛寺記痛詆大學士茶陵李東陽爲文立石媚太監張雄至此擬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之鄙夫余按日下舊聞載寺之始建大學士茶陵李東陽爲碑增置佑聖觀大學士餘姚李本撰文重修則太子太保禮部尙書王錫爵撰記書者篆額者爵邑名氏俱載焉余心怪海峯獨痛詆李氏不及諸人也如以媚中貴加李氏其時媚中貴詎一李乎如以鄙夫目李氏其時鄙夫又詎一李乎況當時京師內外城太監建置寺觀不一處宜皆可痛詆之惜未令海峯遊徧諸處適於大佛寺見李東陽碑遂借以抒發憤鬱不平之辭且李氏相業受不知己者誦厲久矣海峯不從深原之乃詆諛痛快使無可解免至一片石碑也其好言務盡亦不得古人三嘆遺音之致矣當時李氏推引楊文襄交最善潛相計畫不動聲色芟夷大奸惟文襄知之張永終不知也何況外人李氏不求人知亦不求諒劉謝二公也此論聞之茶陵彭石農師云云師又述討寘鐸時文襄致密函達李公夾別紙有孝友期此行有功得間知隱語張永也公從姪某入卧內問公疾從几上密窺之公族人至今道其事余因海峯記中語旁徵一二不忖愚妄質諸吾丈海峯爲吾丈外舅古文師授應有



得矣幸爲覆曉之。

復劉經雪書

余廷燦長沙

廷燦敬復經雪先生足下仰足下名自庚辰至今辛卯凡十有二年喜所聞之已多恨相見之未得正宜早自貢獻踴躍躋攀而隻字未通訊問者自愧一落名場如中鉤之魚隨竿俯仰雖石火電光偶復激發亦不過沿延潢港搜索皮毛正未知百年驅幹與蜉蝣木董有何同異昔歲晤陳體齋聞足下捐去科舉窳窮本原自六經子史至天文樂律勾股靡不鑽仰窺尋務其自得又聞喪次三年麻衣經帶未嘗一日去身去孔孟數千年後乃於此有人鞭策古心壁立萬仞所爲者居天下之至常而自任者乃古今之至重廷燦雖欲吐胷中所有遙相就證而霖潦無根誇河伯以涓滴其不立露蝦蛭枯泥淖者幾何是以安心逃遁託於影響昧昧黑白懵懵若不知吾楚有足下其人者庶幾他日歸來十年學道然後訪足下於衡嶽峯顛考較精麤諒不致嘿嘿無所自見今足下遽貶損手教欲廷燦自獻其愚以助高深且手教中間及朱子示兒從學帖是帖綱領宏大節目詳盡足下旣服膺自得之又得茶陵公爲圭臬諸君子相夾輔道德之歸在足下矣足下乃復歉歉不足而徵言於廷燦廷燦苟有所見亦何肯蓋覆黯黯

第責竇人說珠玉竇人本目不識珠玉也而巧摹圓潤不啻自狀家珍設遇倚頓陶朱有不齒冷乎且足下之所取於廷燦者文也責廷燦所言者則非徒文之謂也挽燕趙偶一夢舟之人商帆檣櫓楫之用足下亦聊相嘲耳不則矜其徒爲名累耳不則欲誘之進於道耳凡此皆廷燦甘築受降城者是以迴惶擱筆寧學金人之三緘或以能訥其言尙不見棄於有道耳如復飾無爲有誦誦侈口以誑知已何敢何敢吁嗟大道繇邈坦夷足下矯翼厲翮希高慕遠勤懇師友鼎鼎擔負敬愛無已然行百里者半九十後此責備正大惟足下以不息要之珍重珍重承索文字二件京師酬應之作無可寄覽性不喜書手指如杵又非倉卒可能辦者遲或有以相報也幽討羣書尙渡黃河走京師一縱遊否當熟計之

論

繼善論

陳之騷

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吾不知孰爲始之  
然後繼之或曰道言一陰再言一陽則是陽繼陰也况道  
以靜體而動用陰合在先然則陰爲道祖歟太極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太極果純陰歟動而生陽則陽先矣又靜而  
生陰得非重陰歟或曰太極者坎離之合體坎離各半規  
其中之虛白處卽太極非有物也方其動時卽謂之陽方  
其靜時卽謂之陰生無生也卽後文陰陽不測之謂神若  
是則太極猶無極也旣非有太極則繼從何來滋惑矣又

或之言曰陰陽循環亦無獨體坎中有陽離中有陰陰陽  
盡處亦復之交二至之際陰陽間不容髮非動非靜靜中  
之動卽其始也繼也嗚呼是袁黃之言也非動非靜是何  
境界抽薪換火懸鼓待椎彌縫未沒躡趾可記是天地之  
一大改革大闕陷亢戰險阻非生生之謂也而何以繼歟  
且夫靜中之動苞中有寶甲中有芽是一歲之繼月沉荇  
角露掩鐘聲是一日之繼開闢以來終古之繼必有大始  
將安名之意此繼之一字非承一陰一陽乃天人之勢有  
天則有人有命則有性人者天之繼也仲晦以繼善爲陽  
成性爲陰此又一陰一陽外以始終言之若如上諸說尙  
不若道家之言道家以天爲純陽陰者陽中之陰也如渾  
天儀地包天中攝陰還陽便與天合故曰太虛生自然自  
然生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卽乾破乾卽  
坤二也通乾與坤三也道卽始也自然卽莊生未始有始  
者也周子謂無極佛謂無始然則以始繼無始者極也此  
一陰一陽之渾融者也以生物繼太極者陽也此一陰一  
陽之抽發者也知天之爲純陽知陰爲陽中之陰以天御  
陽以陽帥陰則繼字之義有自來矣其曰一陰在先者猶  
鬼神之倒言之也

史記補亡論

陳之騷

八書何用補補亦適成其褚先生手禮書雜沓煩寃尙不  
如蘓眉山王荆公禮論子長帝王本紀雖采經傳亦不全  
用古文未有如樂書補亡盡借樂記吾嘗從事樂府詞以  
爲樂者肇於肉聲人心有喜怒思怨則其口吟吟然旣已  
竅諸口遂有長短高下自然之節故曰聲成文謂之音音  
圓謂之韻於是乎管絃以和之金石以將之而樂成焉樂  
成而後之爲詩歌者又卽其音之高下長短以爲節環相  
生也故樂府之辭其初未有曲名也人自謂之一加曲名  
作者咸取裁焉以爲五聲八音必如是始調諧工妙也此  
其法要於辨清濁樂之清濁則宮徵商羽角也肉之清濁  
齒牙舌喉唇也後之論樂者其清濁未有準也或以極清  
歸宮謂陽氣輕浮散越聽者悠然爽然或以極清歸羽謂  
陰氣沉抑深細聽之淒淨或疑宮土羽石於清兩無當然  
宮旣屬土濁自可知石之靈者亦有鏗韻故用以爲磬以  
見堅頑之物尙能入人則其氣之清幽已極况朝廟之磬  
皆玉玕玲振響但可謂之短不可謂之濁豈若土之函胡  
瘖啞哉度曲者一以宮爲喉唇爲羽一以宮爲舌徵爲唇  
羽爲喉本舌者理也聲本於氣氣出喉間先到舌舌居口  
中動乎上下其氣尙束故聲最濁而屬宮達於齒間尙未  
出口屬角木聲之振振然也出口到唇卽爲徵徵屬火主



怒怒聲所發如火烈烈唇吻俱燥王褒曰雕虎嘯而清風起虎自有風故人有不平之心者其風衝激直出唇起先知彼謂唇爲羽者不過謂音短脫口不留如檐之墜滴豈知唇音之大哉乃若聲未出口而宛轉於兩頤之間此牙音也金石之錚錚然屬商夫以喉音爲宮者大謬也喉羽音也聲之出而復入微而未盡餘音不絕如縷是也向使爲宮則氣未到口方在喉間如何有聲是未行而先至也必出而復入斯有喉音至於吞吐不決一入再出謂之于宮此貞下起元也亦謂旋宮嗟夫肉聲之不明何以協樂哉且樂生於律十二律分寸損益於黃鐘黃鐘者宮聲也

有謂其三寸者矣泰天之數也有謂其三寸三分者矣又三寸九分者矣以母函子也有謂其九寸者矣有謂其九寸八十一分者矣此陽不滿十陰不起一先後之序也自何承天高允王樸胡瑗范鎮阮逸李照房庶之徒未有得其實者將短者近歟脫其先長無以爲升陽地矣然而樂譜十二鐘之外又有清黃鐘四枚何也所以尊陽貴君也黃鐘以孤陽伸重泉之下束於厚陰冬至景增如絲淺迎其氣管短聲本濁太濁則又非陽爲輕清之氣故以濁黃鐘順晷候以清黃鐘助宣湮鬱清黃鐘者乃蕤賓長至之宮也先是冬至宮藏羽內其音鞀鼓至是宮藏徵內其音

頃必四枚何也四季皆土有宮天無二日民無二君別之以清黃鐘異於君黃鐘也周衰禮崩樂壞然諸侯淫於聲未敢毀律秦收六國之樂去周末遠漢承秦後徑圍猶存繫黍如故龠量衡尺事事可驗而太史又世掌其業與天文地理兵法圖史竝藏然身沒未幾著書遂失褚先生既非心知其意有聖人起自必有窮理盡制之人寒谷可回儀鳳可致也

### 周禮樂律論

陳之騷

宮聲有二函鐘之宮正宮也宮音土季爲正所嫌君道貴陽至此已二陰行令矣然則曷不從小呂曰陽盡也又多也君一而已黃鐘之月一陽微生雖非土王合土也十二律皆有旋宮而獨以圜鐘函鐘黃鐘祀天神地示人鬼圜鐘中春帝出乎震之義坤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函鐘爲祀示之樂黃鐘微陽不可有二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宮聲居中四聲夾輔四聲皆有合宮不言合無敵體無私親也三聲皆從宮商獨不列者非大祀廢商也君臣一心以治民事物君行則臣避權矣民事物成則臣讓功矣此三聲者徵羽常近宮君者事之府也物之藪也角稍遠之君不與民齊何況臣是故圜鐘爲宮則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實左右焉徵與羽類有物則有事也商與角類有民則有臣

也黃鐘爲角民遠君也徵羽輕者同在一春其氣聯也函鐘爲宮則蕤賓等之孤虛猶見君則臣伏也姑洗爲徵南呂爲羽以左右之各間一律夏晷長則節疎也角愈遠矣黃鐘爲宮則大呂亦等孤虛而抵以角者權也臣惡逼民惡嫌也角徵導其前羽隨其後不間一隙冬晷短而節密然則使南呂爲宮亦猶圍鐘何則一歲之中冬至至短夏至至長春秋分近南呂爲宮蕤賓爲角夷則爲商無射爲羽尙何疑哉有以大寒木根潛行火生於析木之房故以角攝大呂而以徵攝太簇者此論聲無與生尅事勿鑿十二律皆可爲宮悉以氣機協之反亂矣又有疑黃鐘之宮無射從商商金聲而八音從石商乎羽乎不知無射乃秋氣餘列樂府雖引爲羽石同調謂其聲之短沉其實清商鏗遠猶孟夏雖用祝敵豈可以木氣不謂之徵要之無射本變商以角衍之又宜得商若無射猶是商則應鐘爲正羽黃鐘居中大呂爲旋角大簇爲旋徵往來君輔輪比甚順此特三祀之列可天文度也然何惡於商而必斲之意者園邱方澤重器難移夏旌覆題桑林驚疾且大禮穆清奏假無言洪鑄殷錫吉事也而有軍號以之作大武之舞可耳韶舞且不有之然孔子曰翕如也則知樂之未嘗廢金也其或編鐘細奏抑未或知鄭氏又節言之陽不過已

陰不過亥天六氣地八風人九序不盡十二律之變亦大樂不求備聲以是知樂不可極也

邴鄭之學論

陳夢元

學問之道猶人之有體心腹充實四支雖病不足患也經傳爲實人心腹之物博聞強記旁通貫穿氣盛足以載理志堅足以裁識義精足以幹事生平世爲國家輔治安值亂世爲倫紀刷氛垢才或偏至迹涉怪迂詎有妨其苦心哉高遠之士潛托清白神頤浚粹遇物而英發運機而望廩力澆於虛矯然千倍於愚柔是時姦回寇虜舉手搖足無不入坎穿獨廻翔超邁百全不摧豈無本能勝乎間讀

漢末邴原別傳載原遠方遊學至陳留師韓子助潁川宗陳仲弓汝南交范孟博涿郡親盧子幹獨舍鄉里鄭元而不師模實心知入鄭氏學孤沈迥造氣鄰於弱銳初固終志餒於完償此忘彼義疎於苟恐單步負笈苦身持力八九年間卒無所得故原畚安邱孫崧有云人各有志所規不同者內斷蚤果矣他日荀文若欽爲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崔季珪讓以龍翰鳳翼國之重寶於時海內清議咸云青州有邴鄭之學雖然論學原何敢升鄭氏之堂品志節原亦未能仿鄭氏之溫偉及身之時云然後世之人未或許並稱也烏虜陳氏曷肯用此語載入邴原本傳哉是洵

合史裁也夫

議策

撫苗議

明龍誥

竊以恩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  
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洵洵在目不待  
智者而知之矣今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全功未論其不克  
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我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  
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  
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  
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  
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



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  
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  
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  
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  
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  
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  
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  
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  
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  
不得織其餘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  
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飢寒切身羣起而爲盜不逞之  
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  
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  
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  
不能宣布至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  
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  
餘往往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  
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  
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  
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

賊獠獐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常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進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獠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蠶起我兵勢難中輟撤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飢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僱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疲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也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賴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囚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獠獐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獠獐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

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  
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  
極其患十也故爲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  
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  
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  
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  
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  
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  
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廢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  
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至轉徙自棄而爲盜其

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我朝廷自有  
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  
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  
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  
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  
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  
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冤死狐悲  
之憾土官無脅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  
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  
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

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獐獍外防盜賊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旣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踏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徃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旣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而當事之人乃猶徃徃利於進兵者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大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敢陳鄙議伏乞裁奪

法祖策

明 蔡承向

履鴻圖昭燕翼者先世之宏模也豈跡是務托將神實寄之紹前休繩祖武者後王之令圖也豈跡是務循將神實通之跡之弗循而妄意紛更縱制作跨軼千古匪以慰啟

佑之恩矣神之弗通而藉口由舊縱規矩不失尺寸匪以稱繼述之善矣故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語善劍也曰視乃烈祖無時豫怠語善述也總之法其勤師其謹神而明之心源意緒奕世相通庶有以紹承先德於無窮矣高皇帝英武開基神明肇統一時著爲令甲蓋已殫精竭神備法盡制後世無以加焉列聖相承守爲憲章雖寬嚴不同功德各異而要其敬天勤民蒞政則固祖孫合轍後先一心者其足爲嗣世法程至明也皇上繼基御歷仁明在宥兢兢嗣服前烈載光蓋二十六年於茲矣頃者天災頻仍四郊多故乃皇上復尚精內攝百司庶府不得望穆穆之容至山陬海隅執固陋之心謂皇上獨法肅皇夫肅皇諸所恢厝未易縷數乃敬一一箴精神命脉真有足以上通列祖下啟嗣服者倘卽今事實之其能一一無牴牾乎哉端居高拱雖恭默之思如是而垂旒凝裳亦臨蒞之道宜然今以希清淨寧一之象則得矣以語憂勤惕厲之心恐未也况皇嗣建矣而位號未宣賜環夥矣而廷推尙闕邊餉急矣而鑛店之使紛然四出讞決詳矣而草菅之怨愴然動心有一於此其於敬一之義何居恐亦非肅皇家法也故彼居簡而我得其所以爲敬彼居逸而我得其所以爲勤則法一祖卽所以法諸祖如徒任一己之情而縱



其欲借先人之軌以行其私雖云法祖而聖祖神宗之貽謀所望於後人纘承者豈僅僅若是孝子慈孫之緒業所以紹述前人者又豈僅僅若是皇上試內度諸隱微幽獨之地外度諸見聞耳目之間務使其心常如祖宗啟之其事常如祖宗鑒之則世德之垂在世而九廟之靈萬夫之望胥用以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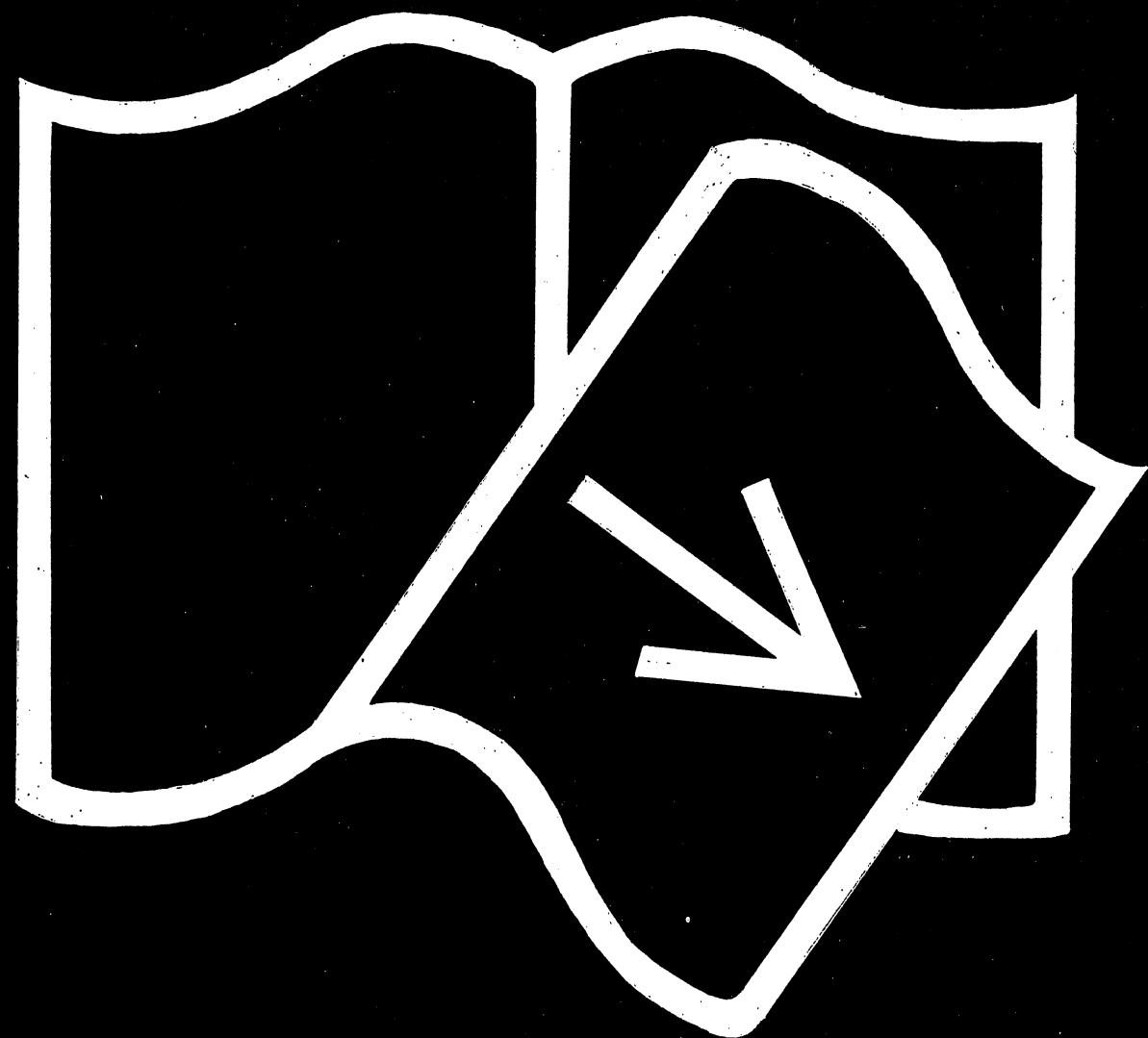
書後

書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後

明洪雲蒸

聞之邵子以聲起數以數合卦萬物可得而推故聲音之道與政通豈但切韻而已哉大唐舍利立字母二十六梁山溫首座加六母爲三十二位至胡僧了義以三十六字盡天下之聲誠足奪造化之巧爲司馬公指掌圖蒙古韻之所不能外止爲翻切用而未嘗及於易理然易理實備吾觀元劉士明著經史正音切韻指南而竊有所見也曰內外曰開口合口則兩儀也曰清濁曰使清使濁曰通偏廣狹曰四聲分四層則四象也內外各八攝者八卦也四

聲爲十六層合十六攝者十六卦也十六攝每攝四層共六十四卦也每韻三開口三合口則六爻也其六十四層每層三開三合得三百八十四則三百八十四爻也三十六母則象三十六宮何一而非易理哉經世四象體用之數知合於易理而合焉者也切韻指南則不期合於易理而亦合焉者也但十三重複之母則分殊終不明然經世精於易理開發收閉中未始無平上去入而平上去入中亦自有開發收閉似未宜以陽聲陰音相配予則謂沈氏雖不精於韻然其四聲則無不該經世書又安能加於切韻之理也與



原件短缺

有之會也直者文之素也蒙者亡之主也酋者生之胤也  
冥者明之藏也其文法字句雖險奧艱贖讀是經者須通  
其大旨亦不必拘拘字句可也

書陳桃文先生文集後

陳夢元

大凡時之未遇有道之士隱匿分竄勤以待時聖人之見  
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在知時區區  
操觚含毫作爲詩騷詞賦傳紀書志之文章又降而爲分  
股立法製局取材從事科名之時文亦數百年來號稱爲  
文章故審近所以知遠成已所以成人其道要矣豈越越  
多業哉桃文先生曰吾於茲事無弗曉習惟隋唐以後之

詮詰如居於堂上垂帷不願舉其帷執其手而與之坐其  
文之貌適吾所甚惡韓博士書序杜拾遺樂府燕音累氣  
遺恨終篇故亦無取嘻先生豈不善調鐘必俟後世知音  
於師涓哉所以若此者能不兩工必工其一事在當之必  
善其事天不再與盡吾所受時不久留勿小其畜水之涸  
方固后稷不種種宜待春秋之霜既下桑女不采采於葉  
茂有耕於野非以爲耕有留秦近之而遠從楚來遠之而  
近所以紛紛者徒以知遇耳吾攸山川清曠攸水出東南  
安復封侯山西北流逕其縣北縣北帶攸谿蓋卽谿名縣  
又西南流入於泯泯又西北過陰山南陰山在攸西今有  
斷港曰陰山港東望森森拔地蔚然先生讀書於司空山  
十年是其處神棲白雲屬想芳流心踟躕焉所如望氣家  
勝賞神鄉秀情迴覓飄飄欲凌雲矣先生出山受小小知  
遇於督學數公暨撫楚丁周兩中丞此外眠同餘子碌碌  
莫足數也客有薦先生藝文於韓文懿公所公耳其名  
惜未得與羣士響臻晚歲目盲著詩古文詞沈博絕麗爲  
無識狡取老於鄉僻待時時至至又與先生翩然反之逝  
其遠而名滿天下抽心呈貌非雕非蔚狡者目不識字未  
知左國公穀句法爲何如聞有別錄一通示狡者開省未  
周因毀以抵地又示壇坫巨手亦復然嘻惟發爲事業是



非昭昭不移時至則顯耳文章是非訖無一定先生微情得進窺焉遠性風疏逸情雲上倘可許再遊人間耶

書陳桃文先生島孫記後

島孫者桃文先生於某歲元日遊近山忽見此叢萃依水而巋然者遂名而記之今夫量寸旬歷吉日上天之緯非杳旭卉靈鑿無私非豐聞罕漫是時百辟卿士師師千億扶輿猗靡翕脚萃蔡眇閭易以卹削鏗鎗闔鞞洞心駭目蘇紛離其匹溢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誰勿醴粹而洪鬯與先生曰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

爲正者土之所爲我何預哉宅里外皆山山可遊遊可偕先生偕文十遊文十不知何人可與先生偕且與觀山先生曰未也燔焉又與觀火火非燎於原燎於山初山下有火次山上有火火盡而山出火息而水見夤緣羃歷賦蔓蘆蕭總莖柅柅衰葉蓁蓁觀其所揚汨者所滌汔者宋乎睽曉以勿罔壓翳以懿凜先生爲沈詞佛悅曰山岨嶇而不安曰島猶祖構之士雷同影附孫其稱曰孫今夫數典之家其稱孫有以爲氏曰逢孫曰楊孫曰長孫曰唐孫曰王孫又改爲賈孫又以魚孫爲氏有烏孫士孫晉公子利孫大之後以利孫爲氏諸孫多非一族可忘祖乎而是島

也非根結於水府之內極深之庭所號三神山在海水上  
未能至望見之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先生曰島其祖三  
山歟三山其孫島歟而是島也不甯稱三山祖其族居微  
小小煙波成海上觀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嘻非先  
生火之烈又烏得自豪於傍而是島也在今日由先生之  
記迹而志之居傍人不能悉後之人將生是務殫問之猶  
亡是公听然而笑先生猶子虛過妣烏有先生有而言之  
非其美亡而言之是害信雖然先生何預哉先生之矢音  
也孫先生之此音也類

書墨香閣古文後

後生未及瞻先正之典型從傳文亦可想見風矩矧得及  
身升陟堂戶乎與言則對服之無斃所請事矣自今庶免  
擿墮索塗乎然少日時光未惜能無勤苦作輟耶一則數  
典有祖經傳者祖也不宗經傳而雜以越小過六二所象  
過其祖而遇其妣也一則彌綸天下之事惟史楊子曰記  
久明遠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也夫此  
二事事彌其年何作輟之有焉慟乎泚江彭餘山先師不  
可復見其發明經史之文章未肯傳於後二三流布應人  
求者非其深至之所傾漱先生嘗誨元曰經史學識未富  
且堅設一辭使一事人曰誤多設辭多使事人曰俱誤不

見人間充儿堆案刻本乎揚以法應韓以經約人間饒饒不知此爲何等著作而在今日溯洄从古不知二子當年幾費模範龔錯且在今日求無疵語更難注疏益精筆削益慎剔扶加核有謬之作一日呈露他時子學少進慎毋紛紛爲嘻典型不可復瞻請事不可復聞其發明經史之文章間有存元篋中然先生著作於林泉甚富元安得徧窺也就所存者欲別刊布懼未追慰先生生前之志不敢也不敢也元又記先生嘗曰文章如鑄金然金與錫黑濁之氣竭然後可鑄如鍾氏染羽幌氏涑絲帛然淳而漬之沃而盪之積晝夜三五七入之不一其灑揚雄之甘泉司馬相如之子虛上林是也賦也古人所稱爲文章也嘻文章之難先生爲人言其苦輒不肯爲人甘言之恐人以其所自爲文刊而傳而未經先生應時改定者元別先生三十又七年矣壬子首夏檢篋中存稿盥手敬題其後媿負作輟勤苦無成茫茫有愛惜時光之痛矣自不禁涕落濕紙上也題曰墨香閣古文墨香閣者先生舊時讀書處也冀後來者之紹而發聞也

書墨香閣詩稿後

操末以推本沿委以窮源故少陵有江上之憶三峽倒流之詠辭之源奚來在積卷軸傾其液妙檢繩墨變其法所

爲務本也。今夫詩之爲辭多方矣，已慨嘆大雅之不復作，久衰歇古風之無能陳垂其方，而溯游溯洄，求遇宛在，愈甚無益也。唐代才士羣通俗樂可歌之什，十選八九，況至尊，羯鼓聲高，衆樂停奏乎？凡樂皆詩也，凡詩皆樂也。詩不入樂，必不可歌。一字齟齬，全體爲累。一音聱齟，舌出不快，是爲妖字，爲蠻音，何殊行之不遠，由言無文乎？且夫度曲有文入樂矣。元代點竄，唐人諸詩，明代遷就，唐人諸曲，說者以詞曲韻寬，詩法韻嚴，隘之誠細。研律呂正義所律五線界聲二記紀音六字定位三品明調七級名樂半分易字，人聲之精詎不更精於五七字之句，有能會通至精西法與中法合曲譜與詩譜一也。泚江先正彭餘山先生蚤歲精審平分度三分度互易爲用之法，及爲大宗伯充總裁律呂館審聲知音審音知樂於中，西七字精之至也。元誦先生諸詩似皆可歌，媿知音而不知樂，自同衆庶詩之句，衆庶預知樂之句，終茫昧所以然正義條流先生在昔與元辨晰一二元不甚曉協均之義，今有其書無从請質先生徒環誦古風綿絡仲仲於大雅詞源之窅然而不許短綆以汲深也。壬子閏仲呂月晦日。

書事

記白雲山人事

陳夢元

白雲山人者學佛人也初不知其所出十年前遇於漢陽大別山麓乾隆乙未春三月余辭都門道出襄樊適遇山人於漢上招入舟不冠不履不飲啖自言吳人問名問年俱不應祇述其生平甚奇性無他嗜愛愛看嶺上白雲愛讀古書苦難記旋棄去年二十四落髮爲僧入天台山復入鴈蕩習其教不知閱幾十寒暑出山至淮上入燕趙出關尋返復走秦蜀滇黔及兩粵至廬山陟諸峯巔久之還江南入青陽九華山宴坐洞中彌月忽一日夜半氣不屬



有道士緣崖來洞口呼令吐吐盡飲以清水三四盃味甘  
同蜜覺胸腹殊異迨曉洞外無人蹤出洞至一大寺有老  
學士讀書其中經史滿架上就讀忽五行俱下一見輒能  
暗誦自意甚間及詞賦下筆殆可萬言學士屢錯愕甫匝  
歲而經史悉貯腹內矣別學士復出山沂江徧歷湖湘山  
寺冀遇吾本師始歸越老焉適又遇予於此指艙內諸書  
可隨抽試因倍誦吳志張昭諸人傳及漢書天文五行諸  
志一字不遺忘又爲余賦汗漫吟數十韻書兼篆隸卽袖  
其草余始出近作古文百十篇就質山人曰存可某某篇  
餘俱燒幸子根未壞且讀書他時力爲之庶使人無吐嘔  
作惡矣語竟拂衣起徑出艙乘小船去余再拜送惘惘  
也自日午趺坐至月出媿媿發摠肘膝未嘗少縱情洵定  
力已至者重燒燭輯其語彙就頗似傳記時爲四月八日  
夜半今年戊戌八月中秋前三日在邵陽東山講院無事  
復展舊彙易十數字題記白雲山人事所稱學士者何人  
而其本師果誰耶

大嶽灘記事

文承寵

從攸水達湘江數百里險道不一惟大岳灘爲最近聞經  
茲灘者舟或溺或破所漂散器物如少陵屋上之茆遇風  
投地竟有公然抱入竹去者今秋買舟赴衡至園西坪則

先至者列檣如林舟人曰是皆待灘子而後行耳灘子者  
卽灘側居人幼習於灘而與人充水手者予笑曰古有梓  
人闕其牀足而請他工若等得毋類是曰不然吾所可測  
者江河自然之徑今茲灘非特石嶄嵒水拗折而勢剽悍  
也人於其間或掘焉如阱設或梗焉如錐伏間徙其道累  
石而默識之不知者惟意所揣觸處皆碍甚至毀楫摧檣  
資裝蕩敗前之待募不獲者汲汲焉承其敝矣惜小費陷  
大害子奚取焉迺各尋舊識訂值促行久之灘子挾雙履  
揚揚登舟握篙馭舵時或故爲差誤蓋其操持甚熟爭勝  
毫髮不使人得銜尾而隨波也旣出險則啖飯與肉索值  
數履登岸舟人回望灘頭白濤洶湧愴恍如夢罔測所以  
嗟乎世之以機械馭人利害得喪顛倒播弄於其手而人  
莫之省者獨茲灘也乎哉

說 募疏 啟 引 碑 墓表 祭文

雜說

易錄語

蝟之為物毛善刺人能跳入虎耳虎或噬之蝟支頑不能死則穴虎腹以出而其性惡鵲見鵲便自仰腹受啄鳥賊為物無有皮介每暴於冰上狀若已死人取之甚易而其性好鳥鳥有下啄則卷而食之嗚呼蝟與鳥賊其形相類也其好惡不相侔也蝟獐然而受制於鵲鳥賊塊然可狎者宜不可害鳥而卒至於害鳥此其理誠有不可解者然則人固有獐然而惡人者其可畏塊然而好人者其可狎耶

南園逸趣說

隱君賀繼明吾攸名家士也初修舉子業父母早亡故弗就性孝友善瑟音吟咏好讀古人書家於東鄉之南園奇山秀水效技庭廡樂之而忘世類自埋於民自藏於畔者也二峯子嘉其爲人具與予言之今夫物恒囿於性與分也適其分故無不足無不足故四處而莫之競無不足者性也莫之競者亦性也魚龍游泳於淵故於淵無競焉麋鹿羣於山林故於山林無競焉鴻鳥漸於干故於干無競焉君子明於性分是以無不足也故大樂不樂大憂不憂大勞不勞矯焉強焉以與世驅非所以完身養性之道也夫以百鎰之珠而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要者輕而所舍者重也身與世驅而強矯吾性豈特舍百鎰之珠哉朱汗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於巧是故巧以無用何以學爲哉夫物各自守其分則無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尙勝自顯者耶尙勝自顯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耶故古人不隨無涯之知守其分而已故其性全性全然後能及天下及天下然後成其大智也是故君子爲大智不爲小智窮通修短風雨寒暑之序

道一而已禪有百乎如以無方言則道吾不知孰命之也  
菩薩佛亦道之偶寄一旦不有惡從百如以形生神會言  
則若者佛若者菩薩七祖五宗枝枝相生燈燈相續將以  
恒河沙記奚啻億萬吾詢所以名是寺者而僧已茫然但  
述其募緣之意曰自唐以來卽有此一片袈裟地或以衲  
計或謂諸佛之所同仍其名不可得悉寺舊爲佛者一爲  
菩薩者二皆以上肖數年前軍興所處荆棘香火微茫寺  
崩解佛及菩薩孤露坐淋雨中始之金衣落繼乃耳目口  
鼻漸融如燭銷於風前久之累然一土圭今將刻以木紉  
於贊子應曰自唐以來金碧塗飾風雨剝蝕廢興凡幾皆  
所謂幻劫佛與菩薩奚患焉且土之化爲塵屑也與木之  
侵於朽蠹也隔幾何但僧此時事宜蘭若新成決不可蒲  
團對一土圭又不可指虛空以爲狀令來者入門瞻禮明  
甚按刻像非出僧家周伯仁實造端初規甚陋匿帳中時審  
改之及增修妙好莊嚴慈悲乃出令衆觀則固居士事也  
今僉居士孰無佛心孰不能像佛請揮緡與僧共之令百  
禪聳觀

爲十三學博士乞恩宗師啟

陳師

斯文在茲促駕黃鵠之岸望君如歲始披紫芝之眉采荃  
秀於瀟湘材稱楚有移星華於奎壁人自天來榮華凝霜



已知令翁歸而卷舌剪拂在手何難席武賢以餘階自是  
鷓雛無屑腐鼠豈必茂草不仰長松恭惟閣下當今名世  
其誰天下文章莫大逍遙文園作賦獨得縱橫武庫應敵  
無雙蘊藉甚以風流人兮如玉春秋摘諸皮裏嗒然忘言  
將使杞梓榱楠盡斲成材排江漢而直下無論羽毛齒革  
但堪華國獵雲夢以全收下玉惜其無瑕雪歌聞則絕響  
因之望衡雲於九面佇矣溯渚宮於三閭某等或企南宮  
絕塵蹶蹶之步殊羨北里香風搖鳳凰之簪一庭苜蓿  
相看未給晚食數株桃李偏瘦不向朝陽伏念

熙朝舊典亦卹涼署不問有缺字在位得蔭官生至若甲午

年來尤有社師一路名不達剖實不妨賢此在取之無涯  
抑亦惠而不費鵲鷓殘粒香可啄乎鼯鼠飲河腹而已矣  
敢援在例竇干新恩伏冀曲體醴寒垂念荼苦令貧女分  
四壁之輝感庚桑有九里之潤貂裘明月非相君將誰憐  
日暮途窮哀王孫正在此韓愈魚菽驅車可以無憂孫復  
春秋泰山益當自講

募修陽昇仙觀啟

陳圭

蓋聞珠聯七寶百靈勅拜之宮香散八瓊列真朝參之地  
丹樓十二紫館三千自非天帝修成命吳剛以施玉斧何  
用才人記述促李賀以探錦囊是以天下名山都是神仙

占盡人間勝地多因殿宇增華金碧輝煌歷千年而銀榜亦墮棖題笑兀經一劫而鐵瓦皆飛非但羽士辱亡抑亦騷人齒冷也吾鄉陽昇道觀昔年司空仙壇系出清河秩尊起部棄枌榆於東粵謝簪笏於南朝選勝尋幽歷三湘七澤而上修真煉氣在麟峯鶴澗之間招松喬以同遊肅星辰而上禮一日拔宅而去山中酒甕猶香多年馭鶴不還石上丹臺遂冷及乎天寶七載政和三年既感夢於唐皇復驚神於宋主上綿國祚下衛民生大闡真風疊隆冊命禕閣鬱乎天漢應龍承梁碑碣重於邱山萬牛回首物無成而不毀時有廢而復興轉高陵爲深谷固是常聞變

滄海以黃塵何止三見邇來靈異歲著流傳四境皆知祈請人繁絡繹不絕樵夫牧豎惜行人無騁步之方墨士儒紳笑仙家少留客之館觀非一柱何來運木神工路有千盤誰是開山力士我效豐干饒舌想易舉必須衆擎人如元度發心知大事非資小費成茲妙果擴以宏規將見草木效靈香透三三之徑雲霞起色祥開六六之峰人共躋於春臺士皆庇乎夏屋始知先王設神道之教言固信而有徵君子入衆妙之門福不求而自至矣

寶相寺隱真巖詩圖引

陳溥 天台

余初至攸即聞寶相寺洞壑林泉之勝亟欲一遊顧其地

去邑稍遠余又鞅掌簿書無暇及眺覽事迨解組以來負  
罪拘縻又欲遊而不可得近聞胡子六皆曾採山中勝蹟  
與諸文士繪圖賦詩適余久留長沙未得一見以當臥遊  
然則余於茲山可謂無緣矣今夏余自長返攸六皆數過  
余因出其所爲圖記及前後諸名流詩如千首兼索余詩  
玩其圖一重一掩描繪盡致恍若浮嵐暖翠從几案飛來  
讀其記與詩或寫風景或紀古蹟又坐余於丹池白石間  
髣髴聆笙鶴而接金仙舉十年來飢渴夢思冀一遊而不  
可得者不終日而如拖蠟屐如駕蘭舟心神不覺爲之一  
快夫從來誇登覽者輒曰江山如畫而侈翰墨者又曰烟  
景逼真二者未知孰當余乃得其一而遺其一似不能無  
遺憾焉然聞之興公天台山賦太白天姥吟或得之夢想  
或考之圖籍均未嘗身至其地而丹霞瀑布海口天風摹  
爲詩賦者膾炙千古風流殆絕然則善遊者又豈必履雲  
霧涉水石乃稱快意哉余以積案未了首邱無期則余於  
茲山亦未必終於無緣也因爲濡筆簡端并詩一章以塞  
六皆之命

募修下石坡引

陳待舉

自城東達江西界百四十里路經鳥村有石麓橫出江濱  
餘士倚之爲岸實爲車馬足跡往來要地江波洶激其下

日蝕月缺歲久且盡墮然以傾獨餘石麓蹲立鳥無所容  
趾道路懸絕卽欲轉而出山後無由更從上下流避之則  
滋江者再其深處不可褰裳卽淺處寒時淒入骨又山流  
暴漲無時橋不可施苦行僧隱嚮欲以石航載人過之鑿  
麓數十丈爲坦途甃救一隈延接石麓工費浩難躊躇不  
已居士子遠從旁贊曰爲善者宜不量力行之躊躇生畏  
怖畏怖生轉退莫大因緣等茲沉水天地間不乏善人豈  
無成爾願力者且路世間之路也福世間之福也引接踵  
而全企生萬人之感歎聰明豪傑自種而自收之僧特爲  
巧合耳

爲邑侯某重修城隍廟碑

陳之駉

古者建國必立社社陰氣之主也自國至一邑位視其所  
匹漢始闢城隍城國之蔽也隍城下池也言其撫有分封  
實則土神耳既有城隍何又有社此可以大饗之義推之  
冬至有事於南郊祀天也周公更立明堂以祀帝帝卽天  
之主宰其義爲配文王而設尊天則尊后稷親文王亦親  
帝是以社壇而不屋春秋二祀迎陽則於社故月則於社  
戮軍旅不用命者則於社非其時也非其事也莫敢褻尊  
社也城隍則廟而不壇不以露祭月朔望得謁見親城隍  
也親之而必拜之何曰神之曰城隍領境山川出雲雨

致豐年生百物以利民用爲民祓除災害上承天休且爲之福善禍淫官不無求助焉亦讓貴讓賢之意攸城隍廟未知創自何年大抵建邑之初與官治署學校並設必廢朝廷歲計之餘及後治署學校有修之者城隍廟獨居朽蠹沿賦額已定國費有經無贏財支給之也本縣始至謁叩柱櫺榱拱厭厭有困氣夫民畏禍福甚賞罰使任其土苴而休困之安知神所憑依無怪陷刑辟者多而內自訟者寡也於是以鮮易陳廟像堂皇又爲掃除兩廡十殿移之冷所凡怪貌惡狀悉沈諸江無滋民惑專致其光明正大之義庶幾先王尊命近鬼豫遠不敬用代禮樂所不及是役也經始於某時落成於某時用木若干磚若干瓦若干工若干費銀若干悉自蠲俸無勞民力後之爲令者思禮百神主祭祀皆職內事存惜綱紀大者如斯

湖南新建督學署碑

代蔣慎齋宗師作

古未有買山而隱今有買署而官者乎買署而官自余始予以戊午春朔有四來蒞楚督學詢視事處無之役非宿舊難以紀遠聞明代督學惟一楚疆寥廓橫貫二千七百里學使者按部舟車行次勤於星言衡文之日少一居棘期並日促事

國明始立督學二有湖南北之分康熙元年壬寅仍合爲



一雖奔命如初而歲科併試稍暇十二年復分科歲夫仕者視署猶逆旅固然督學侔監察尤以行爲職以居爲寄未獲所安遑克遠圖矧分合靡常裁南裁北輒有一曠風雨烏鼠任厥交侵忽以圯矣予來時軍興方遽庫無餘財民無餘力堪治官府故今所居藩右司署也右司焉得避余明設巡撫一藩司二臬戎司各一建治武昌鄖襄偏沅撫備重地而已不總會政鄖撫久裁順治十七年庚子邊境無事移偏巡開府長沙割湖以南七府二州隸之司道其置北攝南增事權敵重抗若分省於是湖南布政以北右司在充署曠予請督撫得之猶苦地狹藩司取官吏叅

謁而已將輸累百止非有督學校士鷺立充庭雁行布席其名常千數又其左逼叅巡復購民居備價二千得某氏券拓右腋以爲容有相地勢者曰是署後負胭脂之岡橫門朱扉黃鵠前過如儿如帶上有浮巒鐘鼎之狀最利任宦往督學鮮竣成事者以故武昌十五年闕歲考今公兩送秋闈聲名益蜚得非輿氣實式憑諸嗟夫余拙宦矣公懷恕豈有擇而取哉卽有之願徼福於楚南之諸生與後之居是署者予瓜代幾何昔或獻佳壤於范希文公曰宁此可世卿相公曰一家貴何如一郡貴遂以爲蘓州學古入福不私據澤必遠並督學署諸生之堂也甲第赫赫出立

朝顯業居者共榮焉署東西若干丈南北若干丈墻周若干丈爲門者一爲廳事者一爲堂者一寢一几幾楹左右廂及署後宅凡幾何間隨級參差陟於層岡有花亭足容燕闕有書齋足開牕布席文昌閣便登覽最高殿以土地祠四時祭福於此居是署遞修葺之毋貽將至者憂銘曰昔維藩貳金粟殷盈今爲督學踰濟羣英崇岡掩映質極文明國泉無損民力匪驚薄宦傾裝易券受成尙書中丞鎮蒞茲盟永爲督學之薨

陳孝廉開之阡表

明吳偉業太倉

崇正十年丁丑臨藍賊陷攸縣孝廉陳子拒戰死之賊流寇部落攸長沙下邑賊微則聲勢不大邑小則警報不廣而文武將吏失事遁逃者交關而擁蔽之孝廉以身殉國穴頸洞胸朝無其室之弔國無納官之卹英魂強魄悽風泣月磅礴下上於荒燐宿草之間嗚呼命矣夫孝廉歿之三年子五簋塋之於祖塋後子午阡漳浦臨江二閣部許爲誌傳不果五簋間行西南重趼奔問今年緇衣入吳請表父墓泣盡繼之以血予憐而許之表曰孝廉諱來學字開之宋世自金陵宦攸家焉父正邑諸生也孝廉少強學厲行以大人長德自命中天啟丁卯鄉榜四上春官不第詩書經濟撐腸拄腹將磨厲就選少有以自表豈未行而

難作嗚呼其可哀也賊將及郊君告二守弁當潛兵伏石  
搗劫其營弗聽既而口離城三十里結營彼客我主必捷  
又弗聽賊至既陳弁遑遽失伍君以腰帛裹頭大呼督戰  
斬賊首三人賊大至賊君入室橫刀砍賊中五槍一刀罵  
不絕口死石榴樹下君之兄黔寧吏目球學弟諸生瑛與  
兵民二百餘人皆力戰以死骸骨枝拒無却走者君死於  
丁丑十二月十七日年四十有三娶江繼娶洪生五子五  
簋其長也予常誦楚人之歌國殤其詞曰帶長劍兮挾秦  
弓首雖離兮心弗懲而其祭祀而歌之也比於東皇司命  
無崇卑焉楚人之重國耻志敵愾蹈揚風厲若此之切也

故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而漢末諸侯誅董卓長沙兵最  
先至今君之死事國殤之遺烈也城下之役與君接踵而  
死者猶故長沙之子弟也楚之遺黎傳芭伐鼓歌九謳而  
祀君者固將久而不替其有侗儻輕俠酌酒墓下髮直毛  
豎欷歔涕泗而不自禁者君之靈爽乘風載雲亦將憑之  
以有爲也予竊有厚望焉答五簋之請伐石而表之曰明  
死事孝廉陳君之墓而又爲區明風烈叙次其梗槩用以  
示今之長沙子弟俾讀而有感云爾

祭王侍郎文

尚寶司卿夏

琦 湘陰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區友兵部

侍郎王公之靈曰嗚呼彥卿才豪氣充如雲五色爛然亘空發爲文章波湧溟渤神奇變幻龍騰鬼沒時之聰穎孰能子過三墳百氏罔不搜羅子之於兵如珠盤走機若鉅鋒迎無不剖年未弱冠已登崇科廷論藉藉惟子之多子之於家孝友天性怡怡承歡罔敢違命人處其易子處其艱終始克盡孰有間言吏事之精卓爲世楷敏速絕倫庖丁牛解案牘之劬汗洽背繡手不停釋口復賓酬戎兵政劇官難其委一曹夾章爭先薦子帝曰職方事尤機微衆推其賢任之奚疑時方用戎羽檄旁午裁決如流事不留阻令聞日隆超拜亞卿膽碎北虜穩若長城戎來請和承

命在逐酋感其威卒不敢詐使有間黠爲邊患深陰以圖之先伐其心將有跋扈乃律其剽公乎一天遂忤權要佐大司馬嘗以義攻挺挺其直矧敢曲從寧知青蠅反玷白玉遠弔湘纍往問子鵬飄風甚雨曾不終朝明皇當御無隱弗昭卜居桐山將畢餘齒於松之陰於湖之水乃琴乃奕乃釣乃遊乃濯其纓乃狎其鷗孤臣有懷敢忘圖報力疾而起勉赴明詔帝曰汝幽予爲汝明予有所闕汝罄厥誠子拜稽首力敢不竭天恩罔極生死肉骨懇懇青規上批逆鱗結草可酬豈惜微身帝憫其方深養待子以疾辭陳於丹宸乞賜歸骸首邱故鄉乃允其請遂遷其行舟

次於魯大星夕墜嗚呼彥卿奄然而逝訃音之聞辰越端陽失我良朋痛裂中腸嗚呼蒼天曾不子相四方多事斯文淪喪廣之東西盜賊跳梁民力已窮戎威未張子前寄書拳拳慮此爲國深憂不遑寧處書今在笥墨蹟猶新子有遺恨終天弗伸己巳之秋翠華北狩人情洶洶不遑相救子獨與我矢死協謀閉雞起舞奮雪邦讎子之廣平首章薦我願假便宜以試其可當道不從子不爲嫌曰此驥足忍使駕益我之不用是亦命歟子之所舉肯枉正歟區區庸愚世所棄捐子獨見叔情好彌堅古人有言生我父母至於心知則曰鮑友予之於子豈殊昔人膠漆縱固不

及雷陳嗚呼四海人皆知契求其真知曾不一二我之於子異體同心氣之相投如磁引針我有微長子極推獎文或可觀尤深嘆賞子期之耳伯牙之琴哲人亾矣琴何能音嗚呼彥卿近以姻託余雖不敏敢負子約前日之夕夢若平生覺而不見涕下如傾嗚呼彥卿汝真死耶魂雖逝矣情可已耶嗚呼彥卿何忍遽絕臨觴一痛生死永別

祭彭民望文

李東陽

嗚呼老葵而止於斯生無以爲存而死無以爲歸有祿也而家不得以爲養有家也而身不得以爲棲君於此時雖欲爲無名之士不識字之人而亦不可得而爲也然則學



何爲而博詩何爲而奇舉何憑而捷聞何藉而馳彼造物者何所厚而予又何所斬而不施耶嗟今之交如手翻覆惟我與子義則骨肉然而濟難銘死吾不如孔易致賻啟殯吾不如宗器著狀買石吾不如元玉妻發居於家而吾不能贍子遊學於外而吾不能淑乃徒絮酒爲懷悲歌當哭挂徐劍而傷心返橋車而痛腹是將何助乎君而亦何慰乎僕也我堂子居我陌子遊魂乎來乎其在故邱山川悠悠道阻且修爾孤之還苑乎吾送子之輶也數千里之外九原之下其有感於予之誄之也耶

祭贈太僕寺卿蔡公江門文

劉友光

晉江江門蔡公司李長沙以崇正十六年八月城陷罵賊遇害攸紳士明年正月醮金卜地祠公於城之正街祠成擇今六月初四祀木主於位部下通家子劉某絮酒生芻修洗馬之薄祭爲文而哭曰今上十五年劉子北征梗南越明年六月束馬抵燕而武昌之陷報矣江險天設漢沔不恃予已知潭無東門然此衷猶不作覆巢想者以興元有子羽在也書奏不報還軫南向蒸湘數郡已無完城人固知公必死余猶冀其或生多故以來英雄坐困棄家置寺積薪屬門一鄉黨自好者能爲之死與立孤難易昭然公固非易人予亦望疆爲其難舟楫亭公靖難之計聞

矣嗟乎公才可以難而亦爲其易者天下事尙忍言哉方賊壓岳陽公盡出城中士女以忠義勉諸將士與危城相終始詎世無劉錡徒使陳規誓死之言以文人自竟耳於戲身殞名成公復何憾決死不生重追曷及獨念江河日下中流之楫杳無其人使僞襲紫袍因兵士門曳柴揚塵逼棄饒圍衡永吉袁何不可與樂安博陵犄角自固哉是世人皆以公死爲可哭予獨以國步需才哭公之輕生更甚於哭公之不愛死貴死輕生兵家之說然言士卒不言將帥矧將將者乎公固知我者聞予言之堪聽憫世故之日非夜臺無友新亭有淚嗚嗚之情知所不免公理潭三

載斷獄多隱德閑喜爲詩竹郵之便聚而等尺今隨兵燹爲異物矣後死之人不言神傷猶記壬午春公奉命部漕予以銀甌進酒爲公祝輟公寄書函壁云此日應難醉何煩寄酒盃吾觀陶士行少有酒失及晉室凌遲飲遂有限殷庚勸進不爲少增公之深情露於此矣予痛公日深哀不成文及今五月二十夜夢公角巾儒服手予七言古一詩中刪二句內改一語且云風順四日可至武昌益以二十六期便抵家園矣醒起披衣潛然達旦噫逆獻道遠而公魂始有故園之恩豈不哀哉至六月初一公兄元昆馳義輿堵公所撰墓銘來始知以是日虛塋公於郡城之醴

陵坡公靈雖爛何與予幽明相關亦至於此予何得不哭  
公之深也予固以詩文遇公者壁壘稍清當潔筆爲傳焚  
之祠前用投私嗜魂無不之公其望焉

祭郡守周石拙文

劉友光

於戲食人之食不死人之事者臣子所不忍言也食人之  
食不死人之事而又鬻國於人尤臣子所不忍言者也威  
廟癸未公以倅攝攸事獻逆破湖南郡縣公亦委城去予  
意公爲懦人也明年乞師復楚湖南郡縣官無一存公獨  
以其身馳走於白骨青燐之間撫順誅叛錯節迎刃民乃  
得定是時廟貌未移公方銳意銷兵思以生聚贍教訓而

西方潰將率叔召亾命窟湖南以自鳩民益不堪公數數  
陳大義有不率者槩首而門收復以來長沙無名之師數  
萬其不至大毒者公力多也然後知公前之所以不卽死  
者思得一當以畢其生平非有所貪而不能顏司徒不死  
平原而死大梁其意正未可與俗人道也一時諸臺使爭  
才公上其勞於天子晉公潭守公益感泣今年乘傳抵攸  
進某於署曰予滇南鄙人因天下亂君恩逐至於斯雖不  
敏有與此土相終始耳脫有故君其善爲我誅予心義之  
今五月闖部大潰餘逆保瀏陽山中長沙恃以壯聲援者  
黃氏孤軍耳公慨然言於督撫請以精騎數百縛厥魁以

祭先皇帝於地下撫軍偉之單騎哨至賊營賊斂甲示弱  
公明日戎服督陣鳴鐘鼓以進賊逆於官渡以精卒厭我  
軍後我軍不支公以陣亾是役也賊負山未逼城人或惜  
公爲躁進守土不典兵人或議公爲貪功兵爲不捕之猫  
將無死綏之心又或譏公爲昧於知己以公之才豈不明  
於避凶豈不深於筭敵其所以毅然一往者予知之深矣  
蓋以祖宗養士三百年國家用兵三十載搢紳懦怯成風  
引決不如臧獲而禍至今日矣公思以一死明己之節而  
復思以一死動天下人之感而思憤也吉州烏合其不足  
當蒙古明矣文山知之而必欲爲之其可哭更甚於土室

獨囚之後公死一月江南之信至矣豈公知北師之必南  
寧先逝而不忍見耶是予之後公而死其何以後公而生  
公有家萬里魂渺渺其何之公有子二齡啼呱呱其無依  
公有城十二民哀哀其誰訴公不之惜而乃以有用之才  
不可死之身激於大義之不可苟遂使我人琴俱痛公何  
壯也亦何忍也嗟乎江上之數峰猶青山栖之秋聲在樹  
誰復有幅巾過我彈棋玩茗論古今之興亾決當時之要  
害過夜半而不言疲者公今既死而國事益非時固不可  
言而亦誰與言者青巖希穉請從此爲晉之元亮宋之臯  
羽酒後一詠荆軻悲來一笑宋瑞公靈不昧當時時在來

於清泉白石以察予心之苦也憶去年六月今日公率予  
同哭江門於祠意盡哀今一年耳復以是日哭公於手所  
經營之地余何得不悲余何得不悲公訃至堵公牧遊自  
長馳書來告亦云在與子同哭蔡今又哭周異日子當合  
我而三哭之三人者同功一體也此言出堵之口入予之  
耳告公之靈傳於四方人之心有不潛然出涕而以公爲  
躁進爲貪功爲昧於知己者此必嚮國於人食人之食不  
死人之事者之言也



